
PL
2463
Z6K46
1870
v.2
LIBRARY
OCT 13 1972



論語序說

約史記而序之也、謂何氏以下五條也、

史記世家此序雖本史記、而刪存原文、不及十分之一、闕疑存信、無一些挖補之痕、則全是朱子筆力、非復龍門體製矣、宜並看原史、方見得此序、簡潔有體、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先書姓氏名字、下乃倒敘世系、其先宋人、包敘遠祖、父叔梁紇、母顏氏、專敘父母、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以字、直貫到此為一句、書年月日、書庚子書地名、典質敬慎、筆力千鈞、○敘其生、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敘其少、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即會稽當意、為司職吏、畜蕃息、即苗壯長意、此二項、敘在魯為貧之仕、適周、自此直至魯哀十一年歸魯、方是闕然、須看其洗刷原史、汰浮誇而為謹嚴、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魯年、孔年、直記並書、黜矣乃如

指黨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原註

〇有聞韶、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原註、〇有季問政二事、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序有如此明証、而時文乃以定公不孝弟入解、誤之甚矣、

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原註、〇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

已、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自定九年、至定十四年、孔子仕魯、凡六年、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原註、○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原註、○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原註、○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原註、○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原註、○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原註、○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名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原註○史記以論語歸與之嘆、爲在此時、孔子如蔡及葉、原註、○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原註、○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原註、○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接前乃名冉求之脈、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原註、○有對哀公及康子語、○定之九年、孔子年五十六、仕定共六年、年五十六、適衛、此後適陳、還衛、適宋、又適陳、還衛、適晉又還衛、又適陳、如蔡、及楚、又還衛、而始歸魯、是年六十八、則自初適衛計之。共在外十有三年。乃反魯。自此又五年、而孔子卒。朱子各處直敘。而於此抑一矣、字、哀情悽絹。可當離騷一部。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原註○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原註○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原註○有假我数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原註○弟子顔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原註○有莫我知之嘆、孔子作春秋、原註○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原註○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

原史七千餘言、殽語細事、隨時摭入、史體固宜爾也、經朱子裁定、方見聖人出處履歷、如日星麗天、江河行地、纖悉微塵

一毫不紊、而魯年孔年、隨事點還、則逝不我與之歲、已令人敬讀一過、黯然神傷矣。○絕無色澤、一味質實、然生卒世系、以及用舍行藏之蹟、指次如掌、學者須細讀此序、然後論語中人物時地、便可援據生識、且生議也、不然左氏浮誇、且遭昌黎之訶矣、何況八家、

○宛是一墓誌體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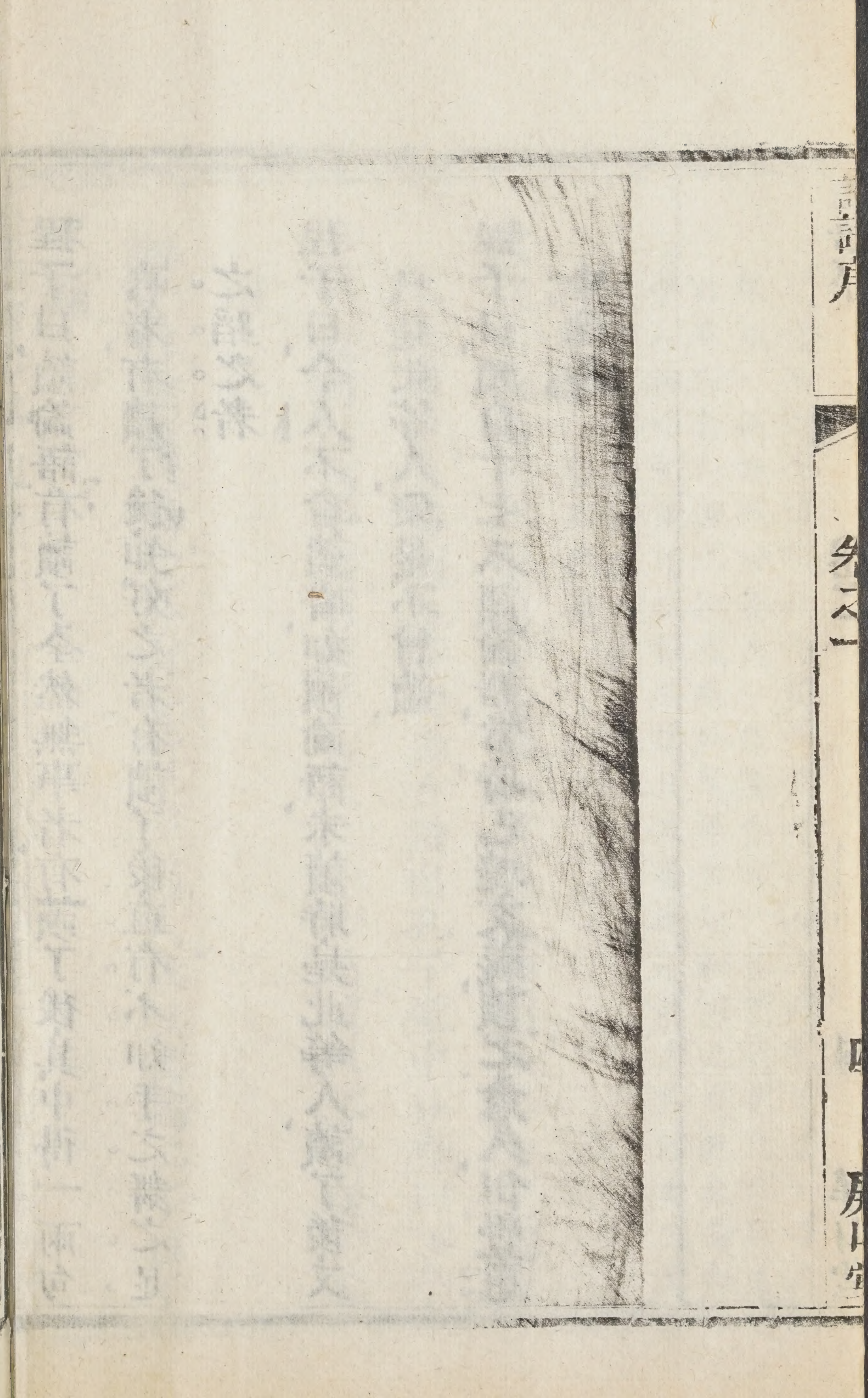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四書便讀提耳上論卷之一

耿埰手著

上論 朱熹集註 論語引用他人註解十之三、自爲註解十之七而曰集註者、謙言已不敢註、但集他人之註耳

學而第一 論語凡二十篇、此古篇題也、朱子仍之、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是篇集註多括本字。此先提明綱要、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道者、人所共由。始入當有其門。德者、心所獨得。積累必有其基。二句相爲淺深、宜準看。此二句、是撥本字。學者之先務也。此句撥務字。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此句泛釋學字名義、效卽效能者、通謂之學、凡。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此一段、方是正釋本

節學字。朱註務在簡嚴。今註學字、乃辭繁而不殺、何也。蓋凡效知效能、百工雜技。罔不皆然。彼其所效。亦有時習。亦有說。亦有朋亦有樂。到末節君子。說不去矣、故特推本性善。方是儒者入道進德之學。與凡有所效者異矣。○人性皆善。是言不待學之理。覺有先後。是言學不學之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是正說學之之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也。原始要終。學字註出端的。則下文都有頭緒矣。

習鳥數飛也、習字本義。學之不已。是正說。如鳥數飛也、是借此。說喜意也、此上註字義此下註句意。口既學學字讀斷。而又時時習之。而字、貼白文轉遞。加一又字。見是層進意。則所學者熟。此句、是上下句遞文。而中心喜說。中心字見說在心。其進自不能已矣。說後進境無窮。此句。已吞到成德之君子。○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此條、是時習所知之說。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在我故說、此條是時習所行之說。內註爲字、已兼知行。未及[illegible]點。故引程子兩條補註之

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紀說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此兩項、只是行中事、程子註時習已備知行。而朱子復引謝說。蓋人性之善、隨處發見。如尸如齊、又見時習皆當以敬爲主。非養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反對八字。瞻接學字。不學之人、乃非同類。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白文舉遠包近、註更補足近者。□程子曰、上是朱子零註。此下是引程說順註。雖間以姓氏、實則一意相承。此之謂集註。以善接前註善字。及人。是有朋。而信從者信字、屬知。從字、屬行。此是解來。衆此解遠方、故可樂。又曰、程說本非一片語。朱子集來、理脈則毫無間隔。但削去又曰、則近於改削不敬、故以此別之。與上程子曰例同。讀者當畧去此等關目。一片融會、方見集註之妙。凡內註皆倣此。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合上說字。註出界分。

樂亦不必。但因朋來。故發散於外耳。說在心無形。樂在外有迹。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說樂少間。便是含怒。君子成德之名。善者人性所各具。德者吾心所實得。成德則善無不得矣。此德字與前善字一脉相引。口尹氏曰、學讀斷在己。知不知讀斷在人。在己則難貸於人。在人則無與於己。然却非貴其不知也。補出知字。義更圓。何慍之有。見其本無可慍。非強排遣之也。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以善及之也。不見是不以善爲是也。而無悶、以無字代不宗見其自然。與尹註何字同意。乃所謂君子、上節註樂字、連說字。此註不慍、連樂字。是層進處理脉一串遞下。直趕到君子地位。須玩雖字乃字。轉換處。愚謂凡言愚皆朱子自謙之辭。及人而樂者順而易。此段是申解程註。此解樂於及人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此解不見是而無悶故惟成德者能之、此解

乃所謂君子。然德之所以成、轉接成德、倒；纖入首節、亦曰學之正、纖學字、習之熟、纖時、習、說之深、纖說字、而不已焉耳。思謂以下、是承次節順；題、到末節。然字下、是從末句倒纖到首節、篇題下所謂務本是也、○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上註是承上節遍出本節。此則合通章推其層次也。故列圈外、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善事；二字虛括孝弟。此、串便、藏、個、不、忍之、仁在。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親長皆在內。干犯、在言貌上說。微、而、暫。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爲字事字、就制行上說。顯而久。○此言人能孝

弟則其心和順。此句、是上、下過橋。心字、乃兩善事之根。和順字、則正貼孝弟。反照犯亂。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孝弟句、截斷。其心句、是過脈。倒轉解字、未有字在上。見是一氣承、斷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含生字仁者、愛之理、移此句在上。見此章是就行仁處說。故以仁之用居前。心之德也。此句、即程註性字。不粘為字。乃原其體也。故居後。與孟子梁惠章註異者。彼是仁字全義。故先體後用。此是從為仁側說。故先用後體也。為仁、猶曰行仁、二字連讀。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口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此二句、是泛論。不粘孝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此是正註下二句之面。學者謂學君子者、務此、找入務字。則仁道、找入道字。自此而生也。找入生字。一並找入。骨節靈通

此是推說下二句之意。○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上節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是仁之用。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下節故爲仁以孝弟爲本此句是註二節正義。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句、是推論性理、下文、皆申解此二句。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自文爲仁二字、宜連讀。畧一頓斷。便犯論性一邊去矣。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連爲字、是此章本義。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去爲字、則踏或問之非。蓋仁是性也。性、是本有之理。孝弟是用也。用、是常行之事。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常有孝弟來。此是申說謂是仁之本則不可。然仁主於愛。是仁之用。內註以愛之理居前、爲此。

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是申說謂是行仁之本則可。

○首章朱子註學字、此章程子註爲仁、廣大精微。乃儒門之嫡派。性理之根柢。讀者能探討出所以然、豈徒爲詞章文藝之學。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兩其字指是人說。此二句、順貼上句。致飾於外、務以悅人。此二句、是鮮仁過脈。致字、務字、皆心之欲也。正於心之德、相反。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上章言行仁、是就用上說。故註以愛之理居前。此章仁字、是就體上說。故註单主心之德、而减去愛之理一扇。○順鮮包完。此下、另釋鮮字之意。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上章註、鮮少也、是鮮字本義。此章註、鮮爲絕無。則聖人語意也。恐人泥前註。故復釋之。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剛毅木訥近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魯武城人。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出之於己。而心無不盡。忠也。發之於外。而事無不實。信也。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此上將三者分註。此下將三者納入首一句內總註。納目於綱。書義方痛快。此是朱註識力扼要處。下三句只一句包括。先提三字。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跌入日省。章義已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無是省。改勉身省後着落處。其自治點兩吾字。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纖點篇題下本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白文三平。此側忠信。又本中之本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動兼三者。求諸身則所謂守要矣。尹註意重身字。

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朱子有云、道者、治之理也。治、兼政教。道、則爲治之心也。千乘諸侯之國、先註國字、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次註千乘、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程子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合來以註敬字。然主一者、主於此一事之中也。無適者、無適於此一事之外也。但粘事字說。若外註以敬爲主、則又不粘事字矣。敬事而信者、敬其事、其字、指國。而信於民也、而字、貼白文作轉、不承事字。制成兩件。添一民字、見信字、方與總註五者相照。時謂農隙之時、農隙字、出左傳、謂春夏秋冬、各有農事間隙之時。凡

兼四時說。與不違農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以綱統曰。此
至冬乃役註不同、勿誤、是順包三省
章乃是。◎◎。。。繳篇題下
刊綱、亦務本之意也務本字、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
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
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
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
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此以敬信串說。事字雙看。與內註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
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
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
不被其澤矣、此以節愛時使三項串說。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

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此卽朱子道者治之理也意。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此敬字、不粘事字說。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因上者、下一層必須有上一層也。因下者、上一層、又不可不有下一層也。各有次第、謂相因處、不容凌亂。讀者宜細推之、內註五件分叙。楊註上二件串說。下三件串說。胡註五件皆納入敬字說。朱子末註、則五件互根說。內註、正也。外註、皆變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　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謹靠行、信靠言、而字、有言行相顧意。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卽俗云閒工夫也、若作力量有餘、便碍理。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文也、六藝有事迹而亦曰文者、蓋止就餘力時、講究其說、

未及爲其事也。○程子曰、爲弟子之職、職者、身所職之事也。職字包舉六項、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內註只註字義、外註則通論章意、程尹兩說皆歸重上截、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洪註互說、見文行並重、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此是包住、識事理之當然、此是目前、而所行、包孝弟六項、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此條是朱子補洪氏末句未盡之義、見文有裨於行、不學文、且有害於行、見文不可獨輕、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上賢字活人之賢、下賢字死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註句義誠字、一章之骨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口四者皆人倫之大者、截括四句上截而行之必盡其誠、截括四句下截學求如是而已。粘入學字先正說以抑其理

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總包上四句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兩義側注下句下句重務字至字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次反說以順其氣

○游氏曰三代之學倒提學字、作綱皆所以明人倫也先空論其理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後正貼章意俱以學字包攝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此救立言之弊見是有感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

於務本、顧篇題下務本字、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口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外重也內學也、一必字、將、兩事粘成、一宗。此是先原其理。故不厚重、截斷、重讀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則字急下。而字亦字緊承。總跟不重、以正還兩則字之氣下則字、易一而字。見內外有辨。着亦字則仍是內外一串。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忠信雖分體用。然皆以心說。註中事

字爲字。乃以外証內。反觀主字也。皆字、正是說他失主處。故學者頂上學字、必以是爲主焉、倒煞主字。

上反此正。主字方有氣力。○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此章雖分四條、所重則在此句。故程子以此句包攝爲學全義。時說乃重固學、誤矣。不誠則無物、此誠字、只作誠實看。誠字兼忠信字生。程子云、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是界分處。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內註以棄反觀主字。程註以心順逼主字。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此即內註事皆無實義。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無字、是自然。毋字、是勉然。通毋、則義同禁止矣。此章是言爲學之功。首節不字、次節主字、四節勿字、皆開示、勉然之功、意故無宜作毋。友所以輔仁。先提友字。不如己、次提不如己。則無益。益者、助己所本無。而有損損者、壞己所已有。上面無字、已訓禁、故此下只言友不如己之害、毋字之意自見。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蒙上無字之註。故曰亦、憚畏難也、口自治不勇則惡日長。先去了勿字。反襯。惡、是有心悖理。較過、字、深一步。日長、更見非一端。故有過則當速改。勿憚之意。不可畏難而苟安也；勿憚之面。苟安、又是畏難者下落。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補出知字。在改字前。則速改本位。以從善而已、補足。從善在改字後。此皆白文中全義。故不列圖外。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大學自修也、包誠意正心、修身、皆力行一邊事、故程子以此二字包括四項。游氏曰、君子之道、此句統包。以威重爲質、質幹也。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帶學。字、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人已並承。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反帶固、學忠信。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

道、（反帶友字。）故以過勿憚改終焉、（程註總貫。游註串通。皆釋通章全義。故列圈外。然總無側重。固學理。）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宜互看。臨喪不患其不誠。但患過哀不及盡禮。）追遠者祭盡其誠。（祭時不患其無禮。但患備物不盡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民字截斷。此、是、過、脈。）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包民人字。）之所易忽也、（忽、則缺禮。）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忘、則不誠。）而能追之、（先提終遠字。倒抑愼追兩項截斷。）厚之道也。（勾起厚字。爲下蓄勢。）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順貼語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剛、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謂反上文之語辭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分註五者字義。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總註五者形像。盛德二字是朱子補說全義。光輝接於人、則切見邦君時說。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口言夫子未嘗求之、单承求字。照下截伏根。但其德容如是、德字是。此。節。之。骨。言全義、則日盛德。言發露、則日德容。言接於人時、則見其如是。以溫厲章觀之。德容不僅是也。此則是邦。敬、則不敢接人時如是耳。○此句包攝五者。故時君之君。敬信慢。信、則無

所疑。此句是以得之過脈。自以其政照上節其政。就而問之耳、此句解以得之。曰就問則並不是與。又何論求。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此句撮解下二句意。語勢緊粘以得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又補說。全義。然即此指五者。而觀則其德盛全義禮恭者。五而不願乎外包求與。亦可見矣。亦字與上即字相應。乃以偏見全之義。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外註謝氏言聖容感人之妙。張註言邦君不委政之由。皆章外餘意也、故不詳註、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

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此二句先從父在粘註其志。父沒粘註其行。而可知可見便注到觀字。故觀總煞兩觀字。此包上其志其行。是以知其人之善惡上二句截住。下二句單承善字另轉。然又必然字轉說。又字、深一層說。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乃者、難辭。與上足以字相照。其善惡統說。其人其孝、則專指事親。其人其孝兩其字、只作一人看。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下截是單承父沒句、深一步說。故註創找行善。

反逼孝字。○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此泛論是非之理。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孝字倒提。不忍之心。則不觀其志其行矣。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當改、可未改、是論理。尹註不忍字、是論心。理雖當改、而心不忍改。儼若親猶在而未嘗沒也。此豈關所行之善否哉。故曰孝。游註削去道字。見不重此字。朱子所謂言道者尊父之辭是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此二句有對說者。吳氏謂上言經禮下言曲禮、是也。有串說者。陳氏謂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是也。然此二句、謂是天理之節文。便撥動。和字。謂是人事之儀則。便撥動。節字。註一禮字、便包過章全義。勿徒在句內對說串說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意字宜就節文之本於天

理、儀則之達於人事時體會之。非貌字也。蓋禮之爲體雖嚴。補出此句。體字、振用字。嚴字、振和字。却已。爲下文節字。伏根。下節註、非復禮之本然。正應此句。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所謂天理之節文。此是說和字緣由。故其爲用、跌出用字。必從容而不迫、正貼和字。乃爲可貴、醒出貴字。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下三句承貴字、急口贊禮之和。故註一氣滚下。不用停頓。與解首句逐字詮釋者、異矣。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謂禮之和、貴美而可由也。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知和連上爲貴。而一於和、貼而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禮之體本嚴。知和而和則猶用而昧其體矣。所以流蕩忘返、無節文。無儀則。而亦不

可行也、註下首個復字、正爲白文亦字伏根。蓋小大由之、如云無所不行耳。有所不行乃是拗轉上文。故註先下個復字。則白文亦字有根矣。○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程子引來、見禮勝則離、故須和。樂勝則流、故須節。但此章非並論樂也。樂字只當和字看。而兩扇平列雖與朱子末註同格。而互映串說。則末註更爲密緻也。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以體跌用。以敬跌和。與內註同意。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亦以樂言和。與程註同。愚謂嚴而泰、嚴是禮、泰是和、而字粘說。便見是禮中之和。此三字、是上節之骨。和而節、而字亦粘說。亦見是和本於禮。此三字、是下節之骨。此理之自然、是禮和之原。禮之全

體也。是。禮。和。相。須。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上節嚴而不泰、則倚於嚴之一偏、而失其嚴而泰之中正。下節和而不節、則倚於和之一偏、而失其和而節之中正。其不可行均矣。兩節一正一反。意實相需。上節嚴而能泰。故貴美可由、而無不可行也。下節和而不節。故、不可行亦又何貴何美何由耶。程言與朱子末註、同是此意、但程註、范註、皆以樂言和。雖本樂記。然用以行文。則恐碍眼。单玩朱子末註。已是包攝程范兩說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信字包註前章、但彼是信字全義。此則单指約言之信耳。故另註之。義者事之宜也、此亦義之用也。故去心之制一扇。復踐言也、約信之言。恭致敬也、禮節文也、亦就用處說。故不言一天理。因猶依也、宗猶主也、因者、事相依。親者、情相洽。宗、則內外交孚。終身託之矣。○言約信

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三段分排。此言人之言行、首段信字。交際、次段恭字。三段因字。皆當謹之於始、近義、近禮、不失可親。而慮其所終可復、遠恥、可宗。不然則因仍苟且因仍謂識不明。苟且謂力不決。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前按字分詮。中三扇平還。末則合串總繳以盡其旨。講說中寓行文格局。成弘正嘉文有定式者。本此。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總括首二句之面。志有在合下敏慎。而不暇及也申繳首二句之意。斂

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志字、不暇字、勉字、不敢字、皆伏末句。婉字之脈、然猶上四句、一氣相續。就有道句另轉。不敢自是不敢恃所敏所慎之皆是也。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正字下落。則可謂好學矣學字、是一章之綱。好字是學字之實。故註於首二句、即吞起、中二句。末句、又過抱中、二句。皆學也、實皆有婉字在、故末句、只用直點。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事與言、亦有個當然之理。惟有道者知之。人之所共由者也。凡註字義宜在前、此章非正說道字也、故補註在後、以發凡耳。○尹氏曰、君子之學、倒提學字。以逼婉字。能是四者總括首四句。可謂篤志不求安飽。力行敏慎。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點學字、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篤志、力行而不自是。則好學之謂也。內註備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諂者氣歉。貧困之也。驕矜肆也。驕者氣盈。富張之也。□常人襯可字。先言貧而諂、富而驕。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正貼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暗註可字。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暗註未若。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明註可字。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繳結未若。○以諂驕跌無諂無驕。襯出可字。以守貧富跌超貧富之外。襯出未若。包含得切不若磋、琢不若磨意矣。此上註句義。此下旁註問答之意、以起下節。

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無諂無驕為問

包問語。而夫子答之如此。可也、未若、包答辭。蓋許其所已能。切琢之意。而勉其所未至也。磋磨之意。○註意函蓋通章。非呆註本節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 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切、可也。未若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琢、可也。未若磨。此上、分註詩句。治之已精、切琢而益求其精也。磋磨、此句、合串詩意。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伏告往、又知伏知、字。義理之無窮。理無窮期。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學無止境。伏來字。故引是詩以明之。此上、註子貢引詩之意。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即上註聞夫子之言是也。來者其所未言者、即上註義理無窮有得不自足、是也。告往知來、上節註、已備其意。故此節、止註守意。〇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無諂無驕、淺而下也。樂與好禮、則深而高。處貧富之道。淺而下也。義理無窮、得不自足。則深而高。固不待辯說而明矣。此意本章已具。故外註不再辯說。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未能無諂驕。何能樂與好禮。未能處貧富。何能知義理無窮學不自足耶。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是本章之意。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是圈外註意。〇本章、俱是說上達無窮。外註、却翻轉說下學有漸。亦務本之旨也。非本章正意。故列圈外。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人不己知、非在我者也。此先註不必患之故。故不患人之不

已知（此方倒繳不患之面。）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是非、言其事爲邪正、言其人品。上句不已知、謂不知己之是而正也。專以善言。不知人則兼此四項。）或不能辯。（不辯則在已迷於是非邪正之介。且悞陷於以非爲是以邪爲正之塗、而淪於下達矣。此亦先註當患之故。）故以爲患也。（此亦倒繳患字之面。）

爲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此是註政字之理。與德字相貫。下章註政字爲法制禁令。則政之事也。與德字相判矣。）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道得於心。則已無不正矣。本此爲政。則正已而物正者也。故有下文之象。）北辰北極、（極、是星。辰、是天。所謂無星皆辰也。北辰無可識故以北極識之。北極、北辰處星。非北辰即北極也。）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

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居其所之象。而天下歸之。衆星共之象。此註通章正義。其象如此。此貼下截喻言。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與漢文帝好黃老異。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此句統說下二句分言行。不言而信無爲而成。申說前註則無爲之義。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煩簡以事爲言。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動靜以內外言。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衆寡以人已言。○申說前而天下歸之義。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大數十一篇零數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謂全詩立教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思向於善。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思戒其惡。）其用（詩教之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思之本。）情（思之用。）之正而已（正則無邪矣。此上言全詩皆是使人思無邪。）然其言（以全詩之言。）反覆微婉（則不明。）且或各因一事而發（則不盡。）求其直指（不微婉。）全體（非一事。）則未有若此（指思無邪。）之明（則直指而非微婉。）且盡者（盡則全體而非一事。）○此（上言全詩之言。皆不若[illegible]篇之一言。）故夫子言（順貼一章語氣。）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下道字義同。政謂法制總說禁令分說也。齊所以一之也。下齊字義同。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政刑之道齊串說。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註末句之面。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註末句之意。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禮之大。禮之細。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德之實。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以所學言。厚薄以所稟言。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德禮之道齊亦串說。則民補明民字。恥於不善。有恥。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格字。

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丙註二節分串。此下二節

合發。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先將政刑德禮並說。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貼民免無恥、輕放政刑。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貼有恥且格、歸重德禮。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政、刑、又當深探其本也。德禮。○總束、此論治之義。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十五入學人之所同。入字襯志字。心之所之謂之志。志則夫子所獨。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明新止善之道。不僅入其途。乃欲盡其道矣。志乎此。此節重志字。故單拈學字。函蓋通章。則念念在此、心以志而能專。而爲之不厭矣、力以志而益奮。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註本句之面。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註本句之意。連志字是餘進處。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此二字、是此兩句。柱子。之所當然。留下節、所以然界分。皆無所疑。註本句之面。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又連立字。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天字。而賦於物者。命字。乃事物承上註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上註當然。此曰所以當然。兩節相爲淺深。此上先註天命。知此、註知字。是本句之面。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又連不惑。

六十而耳順、

聲入、耳字心通。無所違逆。順字、註本句之面。不惑言事物之當然。知命言事物之所以然。然曰事物。則皆有形迹。聲之入耳。則有。◎。。。連上句伏、下、不、氣無形。至微而捷矣。知之之至。知、字。不思而得也。勉、而、中。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註本句之面。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對上、不思而得。○朱子云、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界分甚安。但自文言知多。言行少。亦即學問思辨以擇善而固執惟篤行之意。蓋知博行約。理固然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

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生安性之也。不待學又何言序。）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意在示學者。非實自序也。）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所謂勿助。）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所謂勿忘。胡註卽程子爲學者

立法此下則朱子抉要程說而……知行

之意。愚謂謂其仍是自序進德之意。聖人生知安行、章之緣。生安、是天縱之質。固無積累之漸。此依程子聖人未必然意。一開。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下、則拘程子之意。一闔。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此也。言亦是自序進德之意。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程子是旁論聖人之証。朱子是推原聖人自言之隱。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並入為學者立法一扇。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倣此。謙謹審愼。不阿程子之言。亦不遺程子之意。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即歌雍之三家。耦國之三桓也。仲孫氏、即孟孫也。凡莊公嗣位、故亦曰孟。名何忌。僖子之子。為孔子弟子。無違、謂不背於理。此理字是下。禮字。之。本。前註天理之節文。此章分用之。故

此曰理。下註曰禮、即理之節文。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亦似無違。爲孝、如此則無違實違。問孝、反、不、孝、矣。故語樊遲包子告三句之而。以發之。推子告三句之意。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葬祭、皆承死字。事親之始終具矣。截括事葬祭三項。禮、即理之節文、也。即上註理字。人之事親自始至終、包事葬祭。一於禮、合煞禮字。而不苟、是謂無違、其尊親也至矣。是爲能孝。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此言外之旨。

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分卽禮）則有限、（從孝字、說禮字。）得爲而不爲。（是不及分之違。）與不得爲而爲之。（是過分之違。）均於不孝。（從違禮、說到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循禮以盡孝、內註、言無違於禮。此言禮之所以無違。）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推註惟字憂字之由。）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正註惟字、憂字之面。）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此註言外之意。○惟疾是憂、親之慈也。問孝而語以慈、體心守身、隱然可想。然不露更妙。）舊說人子能使

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爲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曲解犬馬之養。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敬連養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者字指人子。何異。註句義。甚言不敬之罪說。所以深警之也。此則章意也。○胡氏曰世俗今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此亦句義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一放。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一收

○節內註甚言意。此則章意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註色字着落。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逆提孝字。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深愛和氣積於平日。則愉色婉容發於臨時。平日積之不誠。則臨時强襲不來。此三句出禮記。朱子並婉容句引之者。蓋事親之際。面之色與身之容並行者也。此註所以難之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二句之面。此還色難 服勞事句。括有酒 奉養食句。括有酒未足為孝也。貼末句。○書義既有輕重。則行文因而煩簡。色難止兩字。而註以八句釋之。義所重也。下截十九字

而詮以九字括之。義宜輕也。金陳最諳此理。故其文識超、而格高。不然、逐句訓詁。則衍義俗氣矣。

舊說　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釋人不違者意不相背。心言其有聽受而無問難也。言其狀。已伏側愚字。私謂燕居獨處。正財私字。非進見請問之時。反襯私字。發謂發明所言之理。言字。句入曰愚開之師。李延平先生名侗、曰顏子深潛。知之純粹。行之篤。其於聖人體段已具。此原顏子質學之美。在未聞言之先。其聞

夫子之言方正貼與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此詳不違之意。然心字、默字、已包愚字。洞然、自有條理、已含發字矣。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此還不違如愚之面。及退省其私則見其緊承省字。日用是事為。動靜以行言。語默以言言。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不曰夫子之言而曰夫子之道。蓋不盡拘夫子之言。而所行、實皆夫子之道也。發字、宜貼言行說。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以有善惡之分。則人有君子小人之異。觀此兩途之事。則知其人品。而人不能廋其事矣。

觀其所由、

觀此視爲詳矣。層進以起末節焉廋由從也。事雖爲善。以兼善惡。由則單承所以之善。而意意字、是此命之骨。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事善而意未善。則或爲名爲利耳。則亦不得爲君子矣。顧上節爲君子。觀所由而不復信其爲君子。而人又不能廋其意矣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又層進。○目在之謂視、久視之謂觀、統觀而條分之則爲察。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意者、心之動。心者、意之宰。意雖善而心不樂。非誠於善矣。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意善而心不樂善。則雖以善由善。而猶知其不能久於善。則人又不能廋其心矣。○以兼善惡。由单承所以之善。觀又单承所由之善。俱就一人說。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 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就接人時說。窮理。就自治時說此補說觀觀之本。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尋其所聞之緒而繹之。如治絲然。故者舊所聞。謂聞其說於人。新者今所得。謂得其理於心。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貼上句之面。則所學在我。所學於人者。今已不在人而在我。此句承上。而其應不窮。以所聞應人。則拘於其說而有限。以所得應人。則通乎其理而不窮。此句引下一句。是過文。故可以為人師。還下句之面。若夫記問之學。不溫故。則無得於心。不知新。而所知有限。知字。是此章之骨。新字。故字。師字。俱靠知字說。此句亦是過文。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不可以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此段引學

記反証之。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適其用。已大異於無用者矣。但止效其器之用。而不能通之於彼器。則其用有所不周矣。証器字。已函得不字。成德之士。正貼君子字。德字是不器之本。體無不具。承德字補說。故用無不周。照不器正轉此二句。原不器之理。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一才一藝器也。非特為不器也。此一句。貼不器之面。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以言字貫上句。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以言字貫下句。○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

艱、故告之以此。故內註提言字貫串兩截。而外註發明其意、則

為多言之子貢故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

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以用情言之意。合註比周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分判比周之由。公私既異、兩不字、自各於其黨矣。○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道心也。私人心也。之際。交接之界。毫釐之差耳。危微也。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言間謂相去不遠。而審其取舍之幾也。言幾謂方動之萌。○外註通釋論語對舉互言之旨。公私判兩人殊途之由。審幾、則示學者法戒之自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不以所學者求諸心而思之。故昏而無得。無所知。不習其事、不於所思者習其事而學之。故危而不安。無可能。○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求知之事。屬思。篤行、此力行之事。屬學。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正註攻字。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借比攻字。書重此字。故詳註之。口異端、先提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在孔子後、勿順卩氣用、其率天下、害之廣。至於無父無君。害之大。此上卽楊墨之異端說害字之意。專治而欲精之。然出攻字。爲害甚矣。點害字之面。○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

畢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卞人。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不問而告。蓋因其失而教之也。故詎子路、即伏下意。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此字是振末句是字之勢。所知者指理。則此則字有如字意以爲知。指心。所不知者指理。則此則字有即字意。以爲不知。指心。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指理、跟上句不。知。而無自欺之蔽。指心。跟上兩爲字。亦不害其爲知矣。就當下說是知。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就異日補說是知。承知之說是知易明。承不知說是知難醒。故

註兩側註不知以聞是知之意。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學祿。論其理。本是相因。論其事。則不相謀。記者於學祿中着一干字。則既失不相謀之事。又失所以相因之理矣。此句法字法之妙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呂程分註字義。○愚謂此下朱子截註句意。多聞見者學之博。截註多聞多見闕疑殆者擇之精。截註闕疑闕殆慎言行者守之約。截註慎言慎行。○義雖三

曾工則一串。只。完。得首節一個學字。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字、即干字、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干祿而進之也。學字○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反說。一正一反、發明在中之義。以駁干字。真儒學刺骨之語。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書姓、書對、皆敬謹意。錯

捨置也。諸衆也。〇程子曰、舉錯得義。◎、直宜舉、枉宜錯、義也。舉直錯枉、則於義得矣。則人心服。〇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先、從民情、順之、上、論直、枉。舉直錯枉則服。逆之舉枉錯直、則去。必然之理也。至情、即是定理。程註言義。是正貼舉錯。謝註言情。是推論直枉。爲、君之、義。須符、下、民之、情。兩說固自相因。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此轉、又見舉直錯枉、必先知直知枉、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補出知直枉之由。能舉錯之本。居敬者、敬以直內。窮理、則義以方外。體立而用行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〇臨民以

莊則民敬於己。不須如何使民敬、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不須如何使民忠。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敎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不須如何使民勸。○內註、止解本義、平意則見外註。○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反照問語使字。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正轉三個則字。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爲陽虎專政也。按史記、定之九年、陽虎與魯戰敗奔齊、是年、孔子仕魯、至十四年、桓子受齊女樂、乃去魯適衛、是則孔子仕定最久、初年不仕、以陽虎專政故耳。特文乃以不孝友責定、此大誤也、當考、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外此也本孝字故子下面友篇十

言以孝字領起書言以惟孝包下善兄弟曰友口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

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政字指家事說此是書言孔子引之言如

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此是釋書蓋孔子之不仕

有難以語或人者陽虎專政故託此以告之此是本義要之至理亦不外

是是進一步說所謂孝者百行之原也不作託辭本此暢發孝是字以盡政治之理另是一局矣前是旁斷入不得夫子口氣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軏音月

信字前已註過。不知其可謂其無以行。便是不知其可實像。故註於首二句前不空行。末則明找。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取其任重而行也。輗轅端橫木縛軛橫木直。縛軛曲。謂縛軛于橫也。以駕牛者。牛力在肩。以輗駕牛之肩。而大車以之行矣。小車謂田車、獵也、兵車、戰也、乘車、乘輿也。皆取其行之捷也。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馬力在身。鉤衡以駕馬之身。而小車以之行矣。此上先註輗軏。車無此二者合註兩無字。則不可以行。貼車何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找明首二句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

一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照下夏商周、故與下孟註世字異。子張問自此謂以從周。謂繼周者。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馬氏總括之言。以下。是朱子分釋其義。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三綱是人倫之大要。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五常是人性之全體。文質謂夏尚忠。不顯質文。一向朴實之謂。商尚質。質朴多。周尚文。文采備矣。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正正月也。建寅。以寅月爲歲首也。人生於寅。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地闢於丑。故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天開於子。故爲天統。此上分註字義。此下。順註節意。三綱五常禮。禮字。先重括之大體。三代相繼。伏繼周。皆因之。倒煞因字。而不能變。此上合註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其所損益不過文

章制度、非禮之大體。小過、損不及益之間。此上合註兩個所損益。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此是合註兩個可知以上皆已往者、其或句是未來、正對十世之問。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承因禮。所革承損益。亦不過此。註完

本節豈但十世而已乎。反照上節。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世以六壬遁甲尊仰孔明。然孔明出師表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信如世言、則蜀敗魏成、六壬中、必已占朗、而猶曰非能逆覩、但言盡瘁以死、此正是君爲臣綱。古今相因之大體。不得以成敗利鈍少後者也。天理長存。人心不死。賴有此等至論。讀者若但作文字觀。則辜負此章聖言與朱註多矣。古云、易不占險、亦謂理中可疑者占之。如朱子筮易得遁而疏不果上是也。後世讖緯術數、一味教人趨利避害、而三綱五常、絕不復計、且狠云能前知也、縱使知之、立命之君子。豈貴此哉。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謂繼周者

而聖人言其既往者夏殷周。以明之也。總挈章意。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重提禮字。天叙天秩。謂三綱五常。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先註禮字。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次註因字。所謂天地之常經也。不變之謂經。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次註損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此句更卓而寄見制度文為只是輔持此三綱五常耳。是古今之通義也。謂義。因時之因。往殷因兩股。推來句。其或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末句同義。〇胡氏註次節與內註同勢。但合兩節通註。故列圈外。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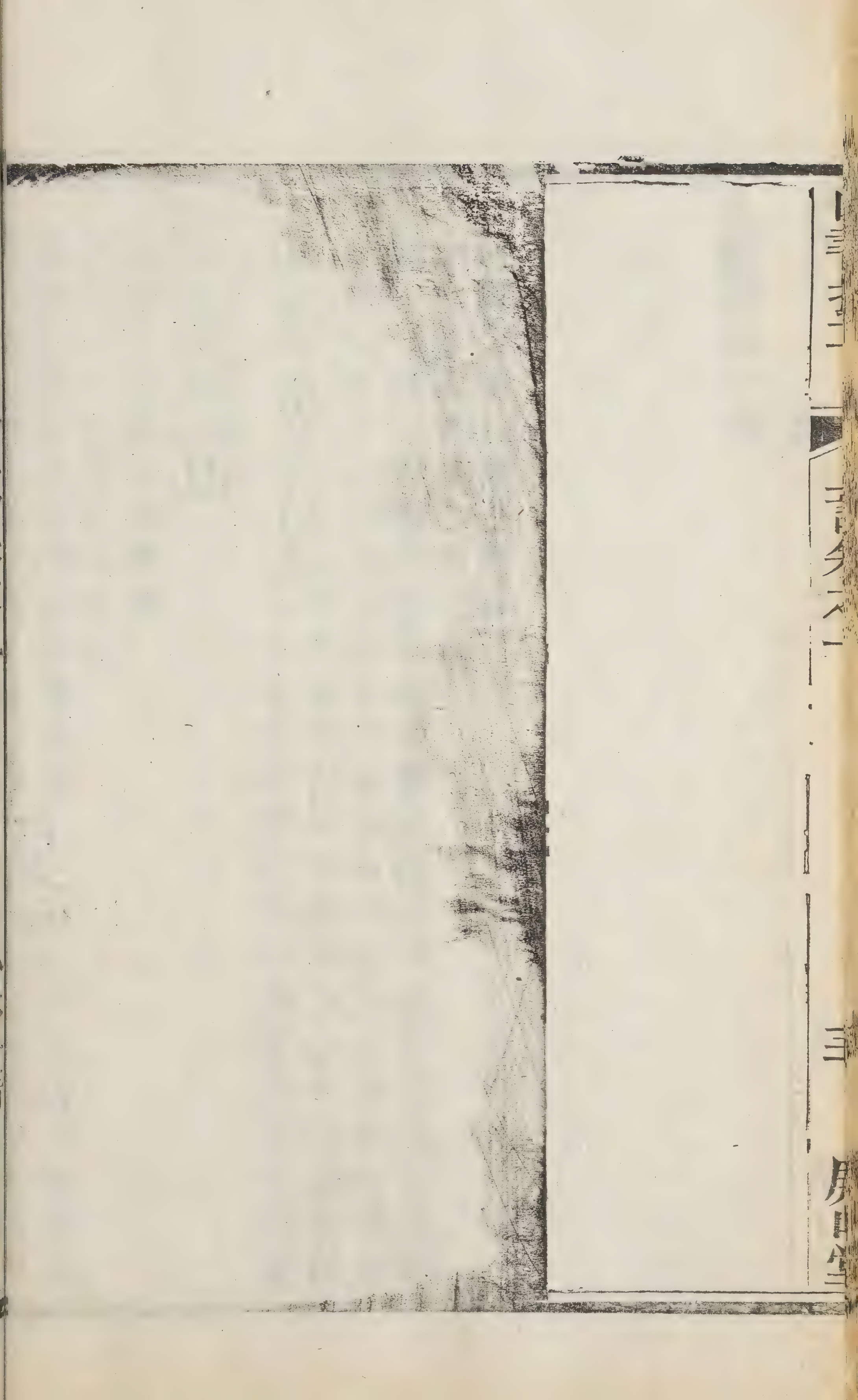
非其鬼謂非其指致祭之人言。所當祭之鬼。外鬼天地山川五祀是也。與祭者分不相及。則非其

鬼內鬼七廟五廟三廟二廟一廟是也。與祭者情不相聯。則非其鬼、諂求媚也。上句是序不當爲而爲者之事。不必呆說。下二字、是論不當爲而爲者之心。正宜暢發。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上句亦是序當爲而不爲者之事。下三字亦是論當爲而不爲者之心。。陳氏、謂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其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是反對說。若下一轉語。不務民義者必諂瀆鬼神。便一順互串矣。。見者心之明。勇者氣之決。無勇卽孟子所云無是餒也。

上論卷之一終



四書讀註提耳上論卷之二

耿埰手書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僭大夫其爵也。有定爵、則有定分。季孫氏也、其籍也。念屬籍宜動至情；大夫、是貴。季孫是戚。所謂貴戚也。既貴且戚。情與分、何忍干犯。佾舞列也、倒用舞字。謂舞之列也。天子八、八佾專諸侯屬天子。六大夫四。此季氏定分。士二。此上佾數也。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此言人數即以佾為數也。如字、括得渾而盡。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照上魯大夫。而僭用天子照上天子八。之禮樂。本是僭樂。然天子乃八佾。則禮在其中矣。但作文、則止宜說樂。○此上、先註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言此方註、括上言孔子謂其此事文。尚重。其忍為之則何

事。包其輕。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降殺以兩。毫不敢僭。所以安臣子之分、而達忠愛之隱。不。忍。故。也。○范氏是註八佾之義。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謝氏是註忍字之隱。○敢忍、容忍、註有兩義但敢忍指季氏僭上之心。容忍屬夫子討惡之義。兩說萬難融通。故愚於內註敢忍意釋之。而容忍一邊、及謝註則雖句、皆與內註尚字相背。故並刻陰文、以合敢忍之意。不令初學騎墻不決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大夫有家。孟孫叔孫季孫三字之家也家字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非大夫、宗廟非堂、之祭則歌雍以徹。先註雍徹之義。是時三家僭而用之。方今三家以語勢。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先註兩句詩辭。孔子引之言按子曰。三家之堂。遊提末四字。非有此事納入詩辭。亦何取於此義倒然奚取。而歌之乎。以上註完句義。此下總繳章意。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直責其不仁。此章婉刺其不智。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合兩不仁何總註則人心亡矣。仁者心之德也禮則心德之序樂則心德之和也心字是仁字之母亦禮樂字之原也故以游說入內註其如禮樂何哉、合註兩如何之面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申說兩如何之意○不爲之用非禁其用也言失其本心禮樂自不相關耳○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序之禮而不和。何以用有而何以用導和之樂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其心、則人也。三說本自一貫但此章仁字是以心之德言故游入內註而程李列之圈外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通前二章推說餘意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伏奢易而疑其本先加本字之不在是也。此推問字之意。故以為問、此還問字之面。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反襯本字。而放獨有志於本。正煞本字。故大其問還本句之面。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兼質文本末。下節詳備矣。無不在其中矣。在本之中。此是申說大字之義。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此易字本義。在喪禮則節文習熟。習熟、節治也。此

字是借說。而無哀慟惓怛卽戚字意。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禮貴得中。章外全義提出中字。返照儉戚奢易。奢易則過於文。過文非中。儉戚則不及而質。徒質亦非中。二者皆未合禮。不中、便不合禮。○先將四項一抑。爲本字蓄勢。然凡物之理。◎此下、方側重儉、戚轉入本字。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指儉戚。乃禮之本也。此本字、非本根之本。乃始字意也。與爲仁之本義同。○朱子謂奢易儉戚、四者皆在去取之間。故註提一中字。駁倒四項。然後論個先後。以儉戚在先。合到本上。以遡自文寧字語氣。學者須識得禮之中是如何。儉戚在先是如何。奢易在後是如何。乃可得本字實相及寧字不深許之氣。勿誤以此本字作根本看。若根本、則朱子所謂天理之節文。節文卽此節註得中之禮。而天理、則根本也。奢易儉戚、已皆是發露處。當不得天理字。集註不深許此本字者。不但爲寧字取神。亦正謂此章才字。尚缺天理字一層也。須合或問程子之說玩之。則全義見矣。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意切、故爲禮之本此句、則下語太實、無寧字義矣。外註皆以儉戚盡禮之本、不符寧字語氣、故不詳註、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 與平聲

旅，祭名。因災而祭也。書蔡蒙旅平，亦因水患始平而祭。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引禮文作案，曰諸侯，則有定主，曰封內，則有定分。季氏祭之，僭也。斷語包引起救字。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列孔門是可救之人，為季宰居宜救之位。救謂

救其陷於僭竊之罪。陷字是托出救字義。嗚呼歎辭、是聲氣。言此字包曾謂二句。則歎時之言也。神不享非禮已註完二句本義。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救季氏僭竊之罪。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激冉有不救之懦。此又推言歎意。有此兩項。○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從、狥其意也。求也退。故就列不能陳力。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翻問意。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正貼問意。既不能正、貼對曰句。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貼曾謂二句。是亦教誨之道也、不能救季。因而教求。○內註、是隨敘隨解。各還正義。范註、則專注冉有矣。故列圖外。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也。（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是三者之中。大射爲重。）耦（謂同射者。）進（此進字包三項。謂進而出次。進而當階。進而及階也。）三揖（進有三。故揖亦三。不言讓者、揖以讓進。言揖則讓在其中。○此解揖讓二字。）而後升堂也。（而後字、貼而字之氣。堂字、指出所升之地。堂無墻壁。即今之射圃亭也。○此解而升二字。）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此解下字。）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此解而飲。須看皆以揖字貫串處。）

口言君子恭遜（恭主容。言其持己。遜主事。言其接人。）不與人爭。（貼首句。）惟（貼必也。）於射而後有爭。（反上、無爭。即、伏下、其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提其爭也三字、倒納入揖讓二句。以遏下句語氣。○揖讓二句、上已詳註、故但以如此括之。）則其爭也君子。（圓足其氣。）而非若小人之爭矣。（補足其意。○文章分合順逆之法、皆寓集註、宜細研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逸、非刪也。詩、古入遺漏之詩。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倩盼、皆得之於天。不假人爲、此二句、賦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第三句、比也。承上二句、以一素字、比之。絢、采色畫之飾也。此意在上三句之外。□言謂詩之本義。人有此倩盼之美質。上二句。而又加以華采之飾。第三句之意。如、比也。有素地、素字讀斷。而加采色也。第三句之面。又、加內包伏後字意。此段、先註詩之本義。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素絢聯說。○此段、方貼子夏疑意。故問之。倒結問字。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繪、即、繢、也。故承前註畫字。見不是另說。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此是先完本節之面。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此是補足詩意。點入後字。繪上生下。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子夏是因繪悟禮。故註正喻雙形。皆以先襯後。映出乎字之神。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言有窮。事有限。志意則無窮。無限。理所可通。觸之即動。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因已所造而悟詩言之理。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因論詩而長在已之識。故皆可與言詩、學在自已。詩在古人。要之、皆此、理也。含理言悟。便入釋氏幻象魔道。去儒者一貫之旨遠矣。此章貴在說繪後禮後之理。不貴空衍悟機虛話。○楊氏曰、甘

受和、配引。白受采、引証繪後。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引証禮後。此三句、出禮記禮器篇、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此便是繪後禮後之實理。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繼志字、出禮記、首節只是個引子。繪後、師之善教也。禮後、弟之善學也。故楊氏單擧此四字、以括章意。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正結。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反徵。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帶証起予字。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緊粘在夏殷。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

代之禮。雙加夏禮殷禮。我能言之雙加兩能言之。而二國雙加杞宋。不足取以為證、雙加兩不足徵。○白文分拱。集註合解。以其文獻不足故也白文兩扇一鈕。故註亦一氣趕至故也方在。文獻若足。足字、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纖言字。○周監於二代者也。夫子能言而文獻無徵。無徵則不信矣。顧欲使人知周文所自始、而不泯忠質之微意。其將能乎。此夫子所以嘆之深、復望之切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提明王者。便見魯不得用。王者。再提。既立始祖之廟、始祖有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卽始祖之父。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自出之帝。世遠難於立廟。故設主於始祖之廟、其主正東之位。而始祖退居南面以配之。止列二主。不及羣廟者。愼褻也。此上、宅象周禘本義。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

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此方說到本章禘字。然非禮矣。此節下文上一個失禮在此章言外。○自首至此。皆是解禘字。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禘有九獻。先降神而後獻。故灌爲祭之始。魯之君主祭臣助祭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以方灌視既灌。以可觀視不是觀。此解書之法。即行文之勢也。自此以後順貼既灌而往。則浸以懈怠對上誠未散。引下不是觀。亦兼君臣。而無足觀矣。順貼不欲觀此上注完章面。此下推說章意。蓋魯祭非禮。接前失禮。孔子本不欲觀觀字移入前一層非禮內。至此而失禮之中是前一層僭禘。又失禮焉。是此章解怠。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句而不足徵也、歎杞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句而不足徵也、歎宋又曰我觀周道幽

爲傷之、是歎周、却是下句遺文。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歎魯。○此上、俱出禮記、此下、則謝氏串說也、考之杞宋已如彼、兩不足徵。考之當今又如此、幽厲既傷。魯又僭禮。孔子所以深歎也、分敘總束。哀音繚繞。而注意則在魯禘。然此章、是又失禮。謝註却只是上一個失禮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此不知一意。就或人說。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此不知又一意。就僭禘說。故以不知答之。承上兩意、落出不知句。然兩意皆是旁說。入不得夫子口

中。看下文、則不知之故。意重前說。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知其說以下、是記言、而自指其掌、指掌是說言時之狀、言其明且易也。末三字、是記者註明斯字。故另清出。知其說者以下、一氣至斯乎、是以手言知禘之效。語氣空活之甚。講者若塡入實義。則是夫子又言禘之說矣。故註於此三句只指點以清語氣。此下另以蓋字旁說申解。謂其義不便入夫子口中也。祭之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此意若入夫子口中實發。則上碍不知、下不消指掌矣。本章總是個難言景況。學者勿以註中旁解順入夫子口中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先界劃兩祭字。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孝敬二字、是說如在之骨。皆就與祭時說。愚謂上、是程子分解。此下、是朱子合斷。此門人記

孔子祭祀。與祭時。之誠。讀斷。意。分言之、爲孝敬。合言之祇一誠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記言以証上文之事。緊粘上節說。言。子曰字。已；吾字、當祭之時、先提出上句祭字。此字兼先祖外神。或有故不得與、清還不與字。而使他人攝之、補人字。襯吾字。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句入上節。故雖已祭、又先提出下句祭字。以逼如字。而此心缺然。推如不之意。如未嘗祭也。還如不之面。○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散齊也、三日齋。致齋也、必見所祭者、卽如在意。誠之至也、亦扼誠字。是故郊則天神格、外祭、廟則人鬼享、此禮記言天子事、勿貼孔子、皆由己以致之也。卽與祭意。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此上以與、祭之誠說。

出如在之意俱是泛論。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他人代祭禮未嘗不備。只不得親致如在之誠。便如不祭耳。范註是推說內註誠字之意。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衞大夫。伏衞之權臣。即所謂竈也。媚親順也。親不敢疏。順不敢違。室西南隅爲奧。是地位不是神竈者。是神五祀之一。夏所祭也。伏當時用事。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五祀各有原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五祀皆再祭於奧地。畧如祭宗廟之儀。先通解五祀。清出奧字。如祀竈。單落竈神。則設主於竈陘。竈之其所也。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以迎竈之尸。祭之於奧地。此上。解祀竈祀奧之禮。爲俗語張本。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地雖尊。而非祭之主。五祀皆用其地。竈

雖卑賤而當時用事。當奧之時，用奧之事。承奧所祀句。喻自結於君，媚於奧，不如寧字阿附權臣也。媚於竈，此上解俗語之意。為賈問張本。賈衛之權臣，即竈，故以此諷孔子。收結何謂之問。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理字包盡人神事故。祀止五祀，理也。各祭於其所，而又通祭於奧，亦理也。事君上，亦事公卿，而尊卑有殺，亦理也。其尊無對。他事他物，其尊皆有對。非奧竈之可比也。先空註天字，已壓到奧竈。逆理，補明獲罪之由。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挽入奧竈，以逼無所。所能禱而免乎。語面包完。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推解語意。○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此四字是細貼此節語氣。作文者一味痛快搶白，便失此神理矣。

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有益於賈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無字於己。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指周視二代之禮禮字、是書柄。而損益之。是監字作用。郁郁文盛貌。是形容意。非尚文之文字。○尹氏曰。三代之禮。亦指禮字。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即從先進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使見當敬。先註大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次註

子入。○助祭註入字來歷。見是與事之臣。鄹魯邑名、註鄹字、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
大夫、註鄹人之子。口孔子自少以知禮聞。先伏知禮。收跌孰謂。故或人因此包每
事問而譏之。包孰謂句。○大廟字、入字、鄹字、鄹人之子字、知禮字、上已逐字零解。故此處、只以因此而譏統括或言。接
子聞之、方有氣勢矣。孔子言是禮者。緊貼每事問句。削去知字。敬謹之至、問字之實乃所以
爲禮也。是字之氣。○辨禮不辨知者。蓋一己之、明、昧、不是、惜。而禮、意之、得、失、不可假也。○尹氏曰、禮者、
敬而已矣。一語透宗。雖知亦問、更進一層。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只結
裹敬字。便已是禮。謂之不知禮者、者字指或人。豈足以知孔子哉、或人不知孔子。亦只
是不知禮耳。彼蓋以習於禮文禮器之爲知。而昧於敬心不苟之爲禮。夫子但曰是禮、而知在其中。或之不知禮。已隱然言外
矣。○尹註、是發明內註敬謹所以爲禮處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謂鄉射禮之文也。○先清出上句之面。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亦清出次句之面。此先總理兩句語勢。下方詳解之。皮、革也、布侯。以布爲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此解皮字着落處。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逆提古字。○德字是本章之骨。與力字反對。故先提出。德、即志正體直、比禮比樂、是也。但主於中、以主字、覩不主。而不主於貫革、此上、解首句禮文。蓋以爲去、人之力、對德字。有強弱不同等也、此上、解次句孔子解禮之意。○德之全備、由於學。可以勉而能。力之強弱、本於天。不可強而致。此所謂道也。記曰、武王、古字。克商、散軍、不兵爭。郊射、禮射。而貫革即主皮。之射息。即不主皮正謂此也。証古道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補出今。故孔子歎

此是推之解章意。○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德也。力不可以強而至、度也。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補今字以見末句歎意。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伏禮字。古者天子。是個尊。常以季冬須來歲十二月之朔月以統日。日始於朔。故謂曆為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是個觀。月朔此月吉之朔。則以特羊餼羊字。○非祭也。故其禮從簡。特单也。告廟。請而行之。告字、餼生牲也。補註餼字此上、註古者以餼羊告朔之禮。曾自文公始不視朔。古者告朔之日。君即以此日聽本月之政。謂之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無實之費也。○此上、詳今時不告朔之餼羊、故子貢欲去之、到煞子貢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爾字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略註上句然禮雖廢先抑禮字羊存不去餼羊猶得以識之識其禮而可復焉復其禮其禮即在其羊○此見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此見去羊即是去禮孔子我字所以惜之倒煞愛字○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孝禮字即內註古者一段意曾不視朔矣即內註禮雖廢意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即內註識之意而其實因可舉即內註可復意此夫子所以惜之也亦倒煞愛字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對人字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先提事君字禮字再宕此句爲盡字

當。。。◎。無過不及之謂時人不能、先提人字。又爲、反勢。如是而後盡爾盡。重然盡字。以爲字作勢。以爲諂、反字、下得醒快。禮必當盡。故孔子言之、包本章以明禮之。◎◎當然也。推本章之意。○理字更註。出禮字。盡字之骨。日明所圈外程註意已當然、則上句非以矜己之長。下句非以暴人之短。而包矣。故不更註。○

君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兩句並是。皆理之當然禮與忠本於矣。者。無欠缺。各欲自盡

而已（以禮以忠盡於人者難假易內 註合、解、却、是、分還。此正義也。）○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串入臣忠、）患禮之不至。（正還以禮、）事君不患其無禮、（串入君禮、）患忠之不足。（正還以忠、）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又側重上句、○呂註互串兩句、尹註側重上句、互串者、見事使之相需。側重者、因哀公之下問。義各有當。而內註、則平說分還指出理字。乃禮。忠。源。頭。自盡兩宗更。說。透。明。良。喜。起。氣。象。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乃樂之卒章。此章兼 末註、宜詩樂兼說。）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抽去不字。先註樂而淫哀而傷。以伏不字。。。。之勢。截斷關雎兩字。）□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總。提。爲。哀。樂。生。根。）求

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註哀字、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註樂字、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註而不傷、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註而不淫、雖是截註。而上截註哀樂云不能無宜其有、則、巳、伏、不、淫、傷、之、理。下截註不淫傷云憂雖深樂雖盛、則、又、圓、哀樂字之脉。總是由暢自來而不字、意趣耳。○白文先樂、註解先哀、以序言之也。宜知、故夫子稱之如此。○倒結子曰之言。欲學者玩其辭、○指詩、審其音、○指樂、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三其字、俱指作關雎之人言。蓋宮人也。此推子言之意。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

之所宜木。其土宜柏。周社在鎬、其土宜栗。以為主也。外神不可剛祀。故以木為神主。立社之義、在周社、則春祈穀、秋報本、祀土神以養民。此周社之本意也。若亳社、則亡國之社、欲君知戒、非以懼民也。於木何與。○此上、伏非立社之本意。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伏下註言字。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此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配上句成事、解遂字。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繫接對字。見言出乎口。入於公耳。有駟不及舌意。非立社之本意之對。上三句。又啟時君殺伐之心之對。末一句。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此是本節之骨。故歷言此、包本節之面。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註本節之意。○外註止註得非立社之本意。尚缺又啟一層。故

不詳註。○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此二句是伏或問之由。非註本節也。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大學之道在明德則能正身修德而局量廣在新民則能致于王道而規模大矣。此句是推原器小之自。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正貼器小。局量言其心志。規模言其施爲皆器也。褊淺卑狹皆小也。不能正身修德故局量褊淺。以致主於王道故規模卑狹。中着以字，又見明新一貫義。此二句是申言不知大學之道處。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之也。下問亦然。三歸臺名事見說苑、謂築臺以自傷於民、尚不合驕侈義、似宜從仁山方臺費繁之解。○此是用廣之侈。攝兼也、家臣謂大夫、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先註官事宜攝之分。管仲不然。○然不字、○此是官盛之侈。皆言其侈。○總、結、兩、項。侈則非儉矣、焉得儉、即含焉得不器小意。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然字語勢緊承上節。故知或人因不儉而以知禮疑也。屏謂之樹。猶云設也。塞猶蔽也、是活字、設字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內以尊君。外以便民。此設是邦君肅內外之禮。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主酌賓曰獻。賓酌主曰酬。

則反爵於其上、此段是邦君謹好會之禮。此皆諸侯之禮、括兩項上截。點明禮字。而管仲僭之。括兩項下截。瞞含亦字。不知禮也。旁斷知禮二句以應然則句。○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引而不發。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直而不隱。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亦直而不隱。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首節語簡意深。次節、三節、語煩意淺。總註只注意首節。而以下二節帶入首節。却又蘊藉不露。取意取神。高超之甚。鹵莽讀去。則笨伯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此引程子語而申言之。正是明言其所以小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承修身、即大學之明明德。其及者遠、承家國、即

大學之新民。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明德。而後治人者新民、是也、上論理。此下入管仲。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不能自治。包器小、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不能治人。○此條、申言不能正身修德局量所以褊淺之意。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翻起勢險。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照不能王道。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帶入下二節。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非王道。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回我器小。此條、申言不能致主於王道、規模所以卑狹之意。○蘇謝兩條、皆以發明首節註義而以器小帶入奢僭以奢僭歸到器小、以重包輕。則亦朱子總註義

也，慕廬韓先達文，重做器小，畧帶奢僭，評者驚
爲新奇，不知只是曉析此節外註耳，無他奇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此章是言樂之音，非言樂之本也。故註以音字指出界分。廢缺，廢者有而不用。註首句缺者無而不補。故孔子教之之意。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魯備六代之樂。樂皆有成但夫子專美韶武。韶言樂九成，記言武樂六成。則以韶武分看亦可。○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引翕字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跟翕字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引純故曰純如。合而和矣，雙跟翕純欲其無相奪倫，引皦字故

曰鏘如然。嘗宮自宮而商自商乎字、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

可也字、引繹 故曰繹如也以成。此以以成緊粘繹如、與內註總承

音節兩字括之。翕、純、皦、繹音 另說意不合須知。○此章或問以

也。始、從、成、節也。最為簡當。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

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上蓋字句、序也

此一句、議也

此章註、皆隨序隨議體。下位、是貼儀封人三字。賢而隱、

乃是預照下文、見其德量之超。不得以下位限之也。君子謂

當時賢者、與上賢字相映。至此皆得見之又是序君子之至三句。自言其平日不

見絶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又是議。見之謂通使得見。是記事。喪謂失位去國。去國字、是照或曰一條、令遡內註、只宜主失位說。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照得位。所振以警衆者也。又是序何患句至末。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反應失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找何喪。又是議、以上註完書而。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此三句、是推封人言此之故。所謂賢而隱者也。或曰以下、註本鐸、雖木裏書、但於何患意不照、故不詳註、

或曰 木鐸所以狥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狥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言。皆所以昭功也。善者美之

實也。不在聲容之外。乃是於昭功內。並其德其遇傳之也。此上、分註美善。此下、合解截說以跌又字未字。口舜紹

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韶武昭功之聲容。皆盡美。截註

兩盡美。然轉又字矣句。然未字。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德遇並隆。武

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德遇皆殺。故其實◎是聲、容之、所、以然者。則不

但昭功。而性反之德、禪伐之遇、亦傳之也。有不同者。截註又盡未盡兩句。○程子曰、成湯放桀、

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

所欲、所遇之時然爾。時字可以幹旋武樂未盡善處。然是章外意、○世人論文、以依題氣者爲格之正、以

破題面者爲格之變。愚謂文無正變。只要明切書義。此章註、剖

破白文。雙扣截解。可云變之甚矣。而盡美盡善之根柢。與又盡

未盡之語氣。如割泥印沙。不留絲毫豪蔽。若依氣分斷。能如此醒快否。集註之理。實寓行文之勢。宜類通之。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寬字泛說不得。故須註愛人句。故以寬爲本◎、三本字皆以心言。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三句、先正註。以蓄不字之勢。既無其本。貼三不字。則以何者。以字著落處。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觀字下落處。蓋有了愛人之心。然後可以此看他法制禁令之得失也。下二句亦然。苟無其本。一如剪彩之木華。雖繁而根已敗。何處看他生機也。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此二字淺。故但曰仁厚之俗。此下五章仁字則皆指心之德言。爲美。順註首句擇里

勾入里字。而不居於是焉勾入里仁。○順註次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補明爲知之由。而不得爲知矣順註末句。○雖挨次順註。而次句勾醒上句。末句補出實地。則與依文衍說者異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知、好、得、一層。深知、篤好、必欲得又進一層。是貪字小像。即是、利字、真、影也。此上分解。此下順詮。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仁者、心之德。此本心也。不仁、則漸滅心德。故曰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必濫必淫。則約樂皆不可處矣。下而惟字正轉。兩則字、緊承。精神一片遞下。惟仁者則安其仁。固有之仁也。曰、其、則一。而無適不然。包攝約樂。知者則利於仁。未有之仁也。曰、於、則二。而不易所守。亦包約樂。蓋雖深安仁

淺仁利之不同雙束末二句。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倒繳處約樂。○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忘以心體言。非有所理而自不亂以應事言。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合註一個安字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忘有所理斯不亂只翻轉安字。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二語判得分明。然謝註只說得安利淺深之不同。至利字正義。則以內註爲確。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

惟之爲言獨也、分解此下合解、蓋無私心者、則仁、然後好惡當於理、則能好惡、

仁是性。好惡是情。能盡。其性。斯能。用。其情。矣。程子所謂得其公、即無私之仁者。○即當理正之好惡。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先提好惡。然人每失其正者、

次反能字。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反仁字。惟仁者、正入順解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內註順說。外註逆剔。此即正格變格之辨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發。懷者心之所思。皆暫而不久。志則心之所之。強而毅矣。○此下順解其心誠在於仁。上句○心字貼志、誠字貼苟、則必無爲惡之事矣。下句○爲字事字與心字對照。○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

外註、以有過觀矣。無惡是反跌法。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合解兩不以其道得之、然於下面然字正轉分承。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註完本節正面。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遂入君子。便是成名。審安、便是不去仁矣。故下節註、只承此意反說。所謂取神遺貌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仍承前反上註正接。若貪審字。富貴而厭安貧賤、則是自離其仁矣。貼去而無君子之實矣。觀名字、何所成其

乎 不處。不去。方留得下節存仁審處。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此

分解字義。此 勾上節。二字包括節意

下順註節意蓋君子之不去 不去。乎仁如此以實字上包蓋

過。 倒繳 自文

也。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首節。○言君子爲仁次節

方露君子。三節方露爲仁。然。其實。通章。皆言。君子。爲。自富貴貧

仁。之。功。耳。故詳勞提此句作主。則通章之脉皆震。

賤取 不去 舍 不處 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頭無時無處而不

用其力也。此是順說 通章工夫。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 不處去 在前。不

違仁 後此不違仁。愈堅其

在後。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前此不去處。此是互

說兩層指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貼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總提蓋好仁者眞知好惡便是力。補出知字。是用力之由。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分解。○此上註完句義。此皆成德之事乃純其力於仁者。起下用力故難得而見之也。纔上未見。○此上統註節意。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鈎上節之朋點字則已意注本節矣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挿下節有字不足者此上順註節義此下串說句意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好惡之力是氣而能一日用之則志以帥氣氣以配志往而必伸矣此是申說力足之實故仁雖難能上節未見是已用力而能仁者而至之是此節能用力而求仁者亦易也未見力不足意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緊承上節反說此上註字義此下註節意蓋人之氣質不同力字來歷故疑亦容或貼蓋字有此昏志昏弱氣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力不足者但我偶未之見耳偶未之見謂未嘗偶然遇此等人蓋不敢終

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補圓語意。○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首節即首節者字。○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次節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末節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厚薄以行事言。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愛忍以待人言。○君子小人是人字。四失字是過字。厚薄愛忍便是各於其黨尹氏曰於此指厚薄愛忍之失。觀之倒然觀字。則人換首句人字。之仁不仁可知矣下句单言知仁而尹註並言不仁為上文人[illegible]

[小人專說君子、則撥末句、省力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凡官卑者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以愛親受過。○引此以証常失於愛之類。]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厚愛皆仁之用。此處仁字不宜深說]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先提道字。]苟得聞之、[倒煞聞字。聞非耳聞。謂心悟也。]則生順[配說]死安[正說]無復遺恨矣。[可字之實、]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倒解朝夕字意。]○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

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此志字淺。故欲但言心欲。求道而以口食字體衣字之奉不若人兩惡字爲恥

倒押恥字。其識、知識趣、意趣之卑、反對道中高遠。陋、反對道中美富。甚矣、何足與議、於道、

哉句上道字。是議字着落。○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 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兩註止以註字。

章意已備謝註。○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先點適莫。無、無可無不可。次點兩無字。

則無道以存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反逼此老佛之學所以自

謂心無所住適莫。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以佛老作

註。聖人之學不然。上是反逼末句。此方連上文正入末句。於無可無不可之間。連來

見兩也字，下氣下。有義存焉。引出義字。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不倚適莫。並非有心倚義。註此字入微。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思者心之所惟。念者心之所戀。合解懷字。下乃分排四項。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德固有之善也。以思念存之。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土所處之安也。以思念溺之。懷刑謂畏法。刑法也。思念則畏之。懷惠謂貪利。惠利也。思念則貪之。君子小人總束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分證四項。公私之間而已矣。祇由一間。○尹氏曰。樂善懷德。惡不善懷刑。

所以爲君子。倒繳君子。苟安懷土、務得懷惠、所以爲小人。倒繳小人。○內註四項分排。正也。尹註、兩扇截括。變也。內註總束君子小人。抉其懷之之由。尹註分結君子小人、評其懷之之品。宜細硏之。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即不違之謂。多怨謂多取怨。以放取之。以放多之也。○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此句、又指出放多之緣。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猶云禮之骨耳。似鬼神體物意。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禮者爲國之法。讓者行禮之德。則何難之有。不然、二字包不能句。則其禮文無實之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註完末句。而況於爲國乎。推繳爲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乎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勾位字是立字實地。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含己字是可字歸着。○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內註只分解立與可知。程註求在己、是說患立求知之實。而已矣字則兩不患、已包攝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此時門人咸在。而一貫之旨。則非門人所及。故特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兼事與物。唯者應之速是唯字之聲。而無疑者也。是唯字之由。上、是分解字義。此下、順解節意。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一字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貫字、此四句、是於呼參之前。預說。夫子一貫之道。曾子於其用處。謂貫蓋已隨事精察於用處求知。

而力行之。於用處求行。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単注一字。◎此三句、是於呼參之前。預說曾子。可悟一貫之由。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此二句、方正入。是以呼而告之。一貫、上已說過。故只以一句包攝。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滾接唯字。○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一貫正解。若以此二句、挨排參乎之之下、則不見曾子唯之之由。亦難肖應之之速矣。註、將夫子一貫之旨。與曾子可聞一貫之由。但傍說、於前。正面、只一句空包。滾接唯字。乃肖、他、脫、口、卽應速、而無疑神氣矣。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是忠恕本義。學者之忠恕也。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此上分解。此下順註。夫子之一理渾然。是而泛應曲當。是節說夫子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以天地說言夫子之一貫。自此之外固無餘法。先稱說夫子之道一貫而已矣。而亦無待於
推矣。再襯反不須忠恕曾子有見於此。見得夫子之一貫即是天地之體用皆出自然。而難言
之。若與門人言一貫則門人難遽信諸心。曾子亦難遽傳諸口。此上是推曾子不言一貫之意。故借學者盡
己推己之目。方入以忠恕以著明之。借明一貫欲人之易曉也。學者指門人○此節夫子
之道句指得太實而已矣字說得太盡。中間忠恕二字却不是
一貫本面。以此解彼。殊難吻合。故註將一貫難言之理發明於
前。而本位只一句點醒。此即離隱顯之妙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
一本也。此即天地之一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
也。此即天地之貫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此是申明上文取譬天地之意或
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純任

自然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此是勉然以上分言其異忠恕一以貫之此下申言其合。忠者天道。謂天理之體。恕者人道。謂人事之用。皆以自然言。此夫子之。忠恕也、與中庸天道人道不同。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即一以貫之之以字。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內註謂忠恕是借解一貫此則謂聖人之。忠即一聖人之恕即貫。與中庸之動以人者不同。而忠恕即一貫矣。與內註意異。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又移上一步。見大道亦是個忠恕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總解兩個喻字。不分淺深。義者天理之所宜。理之所宜無窮。則喻亦無窮。利者人情之所欲。情之所欲無盡。則喻亦無盡 ○內註分排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程註合說喻字。喻則必好。楊氏曰。楊註串說。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串字。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反覩無利之義。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正說喻義則不計利。小人反是。虛包小人一扇。○內註单解喻字於義利之上。程註東解喻字於義利之下。楊註又串利於義以跌喻字。語勢雖異皆重喻字。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兩是字暗貼兩見字。冀者思齊之心。恐者內省之實。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乃不負見賢。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乃不僅見不賢。內省重在思齊內省。胡註則剔剔見字。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也。下文三個所謂皆內則之言一頭兩脚註已明示之矣。幾微也微諫所謂卽內則所云。父母有過提出過字。是諫字之由。下氣怡色柔聲三疊摹寫幾字。以諫也首句二頭。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亦內則所云。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跟諫字二句一脚。勞而不怨所謂亦內則所云。與其得

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跌諫字。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末句一脚。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爲解遠遊之失。則不字自見。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去遠以地言。日久以時言。定省曠以去親遠。而音問疎以爲一日久。不惟已之思親不置遠則思孝親之情。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遠更切愛子之慮。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此是解有方之面。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一意。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又一意。此是解有方之意。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白文兩句。只是欲人子以親之心爲心。故以范註結之。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知字本不須解但此處知字不僅是曉知意常知記則誌其年之歲月憶則念其年之強弱。父母之年知字領起下兩則句頂知字連說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既喜又懼皆自知字一時並集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此二句是補說知年後情事正見其不可不知耳。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所謂傷今乃思古也逮及也此解字以下解意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先從躬不逮言跌出恥字留古字倒煞以還古人之氣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

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亦倒𣠽。但脫耻字。）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內註范註言行皆不分排。爲兩扇相足逼故也。但不若內註點醒耻字。倒繳首句。則兩之字緊相呼應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此處約字難以正解。故以侈然自放、反對約字。不爾、則以約矣。）尹氏曰凡事約（兼持身步世。）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謝註不自放、是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反襯訥字。）故欲訥（正轉欲字。）力行難（反襯敏字。）故欲敏（正轉欲字。○言

行訥敏。他章所共。如敏事慎言、恥言過行皆相類。此章特重。欲。字。故註作勢跌醒此字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謂親近。德不孤立。首句之面。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首句與次句之意連貫正說以見兩句止是一意。如居之有鄰也。下句之面。鄰字是借說。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反襯數字。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反襯數字。至於煩瀆。正跌兩數字。則言者輕。在我不足取信。聽者厭矣。君友嫌其聒耳。此二句是斯辱疏過文。是以求榮。襯辱字。而反辱。正貼斯辱。求親。襯疏字。而

友疏也正貼斯疏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誠不達友義也。

不行則去。不納則止。亦義也。義有斷制。與父子兄弟之以恩合者不同。故此章合君友言之。

提耳上論卷之三終

四書讀註提耳上論卷之三　耿埰手著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　伏罪字上解字義。此下解章意。　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　此就可字推出取長。別有所據。不關縲絏事。　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　非謂縲絏非罪可妻。以此

事無害於可妻耳。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此更說得無害於可妻意醉快圓滿。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南字、屬地、名縚又名适字子容、容字、屬字、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上分註字義。以下合註節意。以其謹於言◎◎補出：、行根據。故能見用先提不廢。於治朝倒押邦有道。免禍先提免刑戮。於亂世也。倒押邦無道。事又見第十一篇，卽三復白圭章。註謂其能謹言行以此。○此章是記聖人擇配之宜。取長在形迹之外。取容在繩墨之中。以師弟而許甥舅。其事甚韵。上論其人。末紀其事。章法分行。意致則互映矣。○

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

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即伏羲之伏字、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分註字義。此下分註章意。子賤蓋能尊賢取友賢友、便是魯君子。尊之取之、便是取字。以成其德者。成德、即章首君子字、章末斯字。○先正提實義。下乃順還語氣。故夫子既歎其賢君子哉句、而

注、是轉又言說。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註完節意。因以見魯之多賢也。餘意。首二句空贊。下二句反說。實義無可提擒。故註先提魯賢二句作案。則下面空者見實。反處見。正矣。

蘇氏曰 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帶說周器。皆宗廟伏貴字。盛黍稷伏重字。之器。句器字。而飾以玉。伏華美。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一語結上三層。此上註明實字。下乃點還語氣。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器字、瑚璉字、上已註過實贊。故註是只用空包。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意、其亦器之貴者歟意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以上詁字義。以下詁節意。仲弓爲人重厚簡默、不佞是雍之本相。而時人以佞爲賢、用佞是或人之素心。故貼或人語氣。美其優於德、仁字。而而字。病其短於才也。不佞字。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上詁字義。下詁節意。言何用佞乎佞人緊承佞字。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之失。此三字是指口字之線。包是憎字徒多、貼屢字。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頂上

節。乃所以爲賢用。襯焉不足以爲病也。應上節註。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橫說。而不息者竪說。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亦未可謂至體而不息也。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同一仁字、而集註所釋各異、有曰心德愛理者、有專言心德者、有言利澤及人者、有言當理而無私者、所釋各異、因章意異爾、此是就仲弓論仁道、故曰全體不息、但此章却重在闕佞、不重言仁也。與孟武伯問仁章意不同。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不僅是仕之理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以上、註字義、以下、註章意。開自言吾字、未能未能字、如此

斯字、信字上已詳過。故但以如此包之。未可以治人。繳上使仕、故夫子說其篤志、朱開語意。誠實細密、不自滿假。故曰篤志。外註程子、謂其見大意。是句前一步。說他篤志之識。謝氏、謂其不安小成。是向後一步。說他篤志之量。說雖有三、篤志則皆貫之矣。○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卽見大意。故其言如此、有個篤志在。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此句、不但襯得使字有分寸。正襯得信斯句、意境弘深。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宕未信入細。此聖人所不能知。故材可知而使之仕。而開自知之。故對以斯未能信。有個篤志在。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此四句、總承上文過到說字。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此章註皆用旁說。與他章用顯解者異。此引程子語。旁說首二句。子路勇於義、以去就言。故謂其能從己。旁說從我句。皆假設之言耳。旁斷浮海從我兩項。子路以爲實然、指浮海。而喜夫子之與己、指從我。旁說聞之喜句。故夫子美其勇、旁說好勇句。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事各有理。而又必於義。義爲宜。理者事之宰。而義則理之宜也。上文勇於義、是義之大閑。此適於義、則義之精密處。旁說無所句。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至則心在而仁有。不至則心亡而仁無。此可知也。但一日十二時。一月三十日。能知其至爲何日何月乎。此章重仁字。故註於不知其仁。註得知此切實。故以不知告之。由求赤皆是其餘中月月至焉者。此節註由。則求赤之不知其仁亦然。○仁字正義。則雍也章外註。全體不息是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不關賦稅。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對仁字。可見者。即是可知者。知此。包治賦。治字兼有勇知方。仁則不能知也。仍是首節註義。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

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宰千室之邑者。家臣。宰百乘之家者。之通號。藝與足民是求之才可使爲宰處。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嫻於禮樂是赤之才可使與言處。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下文望字如字弗如字皆因此字爲脉。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一二十、乃數之最易見者、以此驗知。正是何敢望的實供。顏子明睿所照、睿字照字、則回之知逸。即始而見終。所謂一爲數始、十爲數終也。子貢推測而知。推字測字、則賜之知勞。因此而識彼。所謂二爲一之對也。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首句不空註、只註知十知二、則何敢望之實自見。凡上綱下目書註法皆然。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何敢望、即弗如意。故不須註。○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對方人。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問時。不在此見其不可企及。素日便不敢望。故喻之如此。

並貼知十知二意。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是兩層意。人亦有自知雖明而不肯自屈者。故既然之。上句又重許之。下句兼自知自屈。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不醒爲寐。非假寐也。以此註寢字方照志氣昏惰。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上註字。下註意。言其志氣昏惰、志昏氣惰。所以晝寢。教無所施也。兩不可意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末句之面。乃所以深責之。末句之意。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 (伏言字。) 而行不逮。(伏行字。不逮、則頂晝寢。) 故孔子自言 (兩吾字。) 於予之事 (即晝寢之事。) 而改此失。(倒包改信爲觀。) 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頂氣字。) 儆戒之志惰也。(頂志字。)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 (謂晝寢之予。) 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兩人字。) 特因此 (晝寢) 立教、以警羣

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胡氏竟謂子不責予矣。與內註所以深責亦以重警意別。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先提剛者倒押未見棖則夫子所習見者也。然可云見剛者乎。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以棖粘剛。是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以慾判不剛。仍是

○內註只是慾、則不得爲剛、非謂剛但不慾也。外註、則皆剛慾互對。旁意剛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也。氣以配道、而盛大無外。氣以配義、而流行不息。亦弘毅之意也。若但以不慾爲剛。將公綽遂可云剛者乎。故程謝兩註、列之圈外、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卽上句之事。）加之於人。○（順註上二句之氣。）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旁註上二句之理。）已、（是末句、線脈。）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末句之面、）○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判案如山。只在無字勿字上分界。）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非所及、亦判出實據。）愚謂無

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解得滴水滴凍。程朱註經所以度越諸儒也。○程註、即內註所本。句有煩簡。其意一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此字貼夫子之三字。下面性道、已包在內。之見乎外者威儀、見諸身。文辭、發諸口。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串天宗、天道者、天理串性宗、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所受、是理之分具。本體、則理之統宗。○此上分註、此下順解。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不待講說。固學者所共聞。上二句。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反振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而聞者。下二句。蓋聖人教不躐等◎補說[illegible]

不得聞之由。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推讚子貢發言之隱。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前字復字既字故字曲折互喚以肖白文一氣描寫之古。末句補足行字。○范氏曰子路聞善。是有聞字下落。勇於必行。白文十二字範註只以二字括之。曰勇行而已。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從節首稱字及無日字看出、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仍結勇字。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先反襯不勤學好問之人。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亦字有分寸。人所難也。次案、據古者為文之諡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二句正點謂文、此字、包得盡、以字煞得醒。而已字則又見節取其長耳。○蘇氏曰、錄蘇氏語、以見子貢致問之由。孔子節取之意孔文子使太叔疾名疾出其妻而妻之去聲、疾通於初妻之娣妹也、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名遺室妻也孔姞、是文子之女、卽其前妻疾者、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故曰何以謂、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卽是字指勤學好問、亦是以為文字。非經天緯地之文也。此諡法論文六項之首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謙持身之恭。遜也。遜接人之恭。敬謹、敬見於事。恪也。撫有於心。惠愛、惠民之心。利也。惠民之事。使民義、如都鄙有章。義以辨物采。上下有服。義以別冕衣。田有封洫。義以正經界。廬井有伍、義以肅里鄰。之類。此只實證四目。而綱處自見。○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字也，亦有作謚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反觀久，而能敬貼正所以為善。倒繳善字。○據序文，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至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始返魯，計在齊凡八年，此久字之案也。然久敬而沮尼谿之封，交雖善，以云知己則猶未也。此亦須知。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 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山節藻梲。○先釋文仲居蔡之事。下解孔子譏仲之意。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是居蔡之心。反看則務民義之申。而諂瀆鬼神，義而查[illegible]可謂知矣。

如此、包居蔡十字。上包實莊。故此處虛包。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棁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謂藏蔡龜、即祀海鳥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仲尼嘗言仲不知者三、此兩者尤相類故曰宜、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楚聽政之上卿、名曰令尹。仕此則榮甚矣。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字。名義詳見左傳、○此下旁括滾解。足出忠字。以跌仁字。然字轉接未知。勢如礦努。其爲人也、喜慍不形。括三仕四句。物我無間。括舊令尹二句。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總說

上文。其忠盛矣。畧去何知急點忠字。故子張疑其仁。蓋以忠為仁。然轉未知。其指子文所以是忠字之隱。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總承忠矣之事。未知貼未知證其實。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連忠矣之脉。結焉得之氣。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此下亦旁括滚解。是出清字。以跌仁字。然字轉接未知。文子絜身去。

三違字、亂。弒君及兩猶字可謂清矣點清字。此節更畧去兩問以意包之然未知轉未知其心
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
兩節註仁字、俱照外註當理無私心說。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亦連
清矣之脉、結末句。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李延平先生、名侗、曰當理而無私
心。則仁矣。忠清之事、設皆事當理而心無私。其仁則可知矣。今以是請延平論仁之言而觀二
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卽忠清之事。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卽兩未知
意。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
以小者忠清信其大者仁字、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
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

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事不當理。心亦多私。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何能當理。皆是私心。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夫子云未知焉得仁其言渾厚外註則實知其不得仁矣此係論體故列圈外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點出事字伏行字之案亦見此言治事之思非爲學之思也爲學則不厭多思必三思而後行。註首句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註首句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此三句先贊思字之益。然至於再則已審此句正說再斯可之故三則私意起而

反惑矣三則並慮及利害成敗。是私意起而不暇顧是非可否矣。故曰反惑。故夫子譏之。一句點還正面。○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反覆。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內註引使晉是証三思之行。此引使齊是証反惑之失。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窮理是再字之本。而貴果斷。果斷是再字之用。此又推到再字前後言之。不徒多思之爲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此句

總提兩公。為下文有道無道伏案。文公有道、承文公一而武子無事可見。考布帛之史未嘗聞武子有輔導之力。讀方中之詩。亦未嘗聞武子有翊贊之勞。旅進旅退。不矜所長。便是其知。此其知之可及也。自文四句分承。註則兩扇截搭。與致中和節註同法成公無道、承成公一察熙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不知避艱險。而費其心。不思避艱險。而惜其力、便是愚處。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又以知觀愚。此上言其愚之實。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句言其愚之功。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因季桓子受女樂去魯、歷適列國。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仁山金氏、謂孔子三至陳、一爲反衛適陳、主貞子家、一爲去衛適陳、有絕糧之阨、一爲去楚自葉適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據此、孔子年六十八反魯、而是時在陳、蓋六十七矣。思歸之歎、何勝悲惋。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對在陳。○據序、孔子年五十一去魯、距今在陳、明年反魯、蓋別吾黨十二年矣。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狂狷、是兩項。狂簡是一串。簡字、是中說狂字。志大、是狂。畧事是簡。中着而字。則合志與事、而見其狂簡矣。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狂簡只是率眞眞則文理有可觀者裁割正也。以上、註字義。此下註章意。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不僅傳道。於天下。不僅吾黨至是、指在陳此時周流已遍。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伏裁字。後學。

貼小以傳道於來世。對上行道於天下。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照孟子、子末篇引出狂者。以爲入吾字口氣。狂士單領狂字。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伏裁字。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繳結歸字。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伏惡字。不與惡人言。不立不與言伏念字。與鄉人立。其冠不正。非惡也。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襯念字。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此下止貼。以上俱反襯。然其所惡之人能改舊。則惡卽止念。是不故意。是用人亦不甚意。希字。怨之也○程

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切夷齊之量內註無所容正是斷此量字夷齊有容之量只是無私心耳。**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謂直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卽無而為有也以上註字以下註意夫子言此指乞鄰而與譏其曲意徇物掠美乞鄰市恩與之不得為直也徽點首句○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乞鄰之醯害直為大乞鄰之心害直之理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以事言。有謂有無謂無以物言曰直空提謂直之實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空說觀人之法故以微事斷之正貼節意所以教

人不可不謹也。不僅是揚高之短。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包巧言匿怨、十二實字。之可恥、重拈恥字。有甚於穿窬也。此下分還兩人。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合說兩丘明恥之。夫子自言丘亦恥之、合說兩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兩項皆是不直。巧言等、是諂媚之。不直。匿怨句、是陰險之。不直。謝詩、恥字總提、四恥之截捂。絕不呆說巧言等字。此便是大士正希文句所祖。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言之。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老安友信少懷。移易不得。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是聖人安信懷之志。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是老友少原有安信懷之理。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看論語者、試以此言自省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乎字其終不得見已字而歎之也。合註三字之氣內自訟者卜內不言字、而心自咎也。自訟字、以上分解。此下、合註。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鮮字、貼未見能見過一層。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一層。能內自訟。補註

自訟悔其過悟其過深切包上二字。深則悔悟者
之益。則其悔之色有。悟之宜無。深切非淺。切則悔悟者不淺。而
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是一個人。吾未見及也字、則夫子之意
也。帶叙帶議。白文包自入神。集註則善爲寫照。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金氏謂此四井爲邑之邑、曰十室、蓋不滿三十二家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
美者也。夫子生知、不但生質之美。而未嘗不好學。先就夫子身上兩項合說。故言此
以勉人節之言。包說此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
亦如孔子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祗十室中人而已。可不勉哉。此註補用考說以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卽臨民也。先註南面。下註雍也可使意。言仲弓寬洪簡重。伏簡字。惟寬故洪。惟簡故重。有人君之度也。度者德量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此下註節意。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旁提問字之脉。故問伯子如何。順貼問字之氣。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簡字是通章之案。仲弓之可使。在簡。問伯子之意亦在簡。夫子僅可伯子之簡。原不同仲弓可使之簡。何也。仲弓是居敬之簡。伯子乃居簡之簡也。但仲弓未喻。可字之意。故

復有下節之言而下節辨簡之言却默契夫子可宗之意故夫子然之此是四節線脉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居敬是自治則中有主敬以直內而自治嚴敬以檢身截斷居敬而字另承如是而行簡以臨民至臨民絕句則事不煩簡之實而民不擾簡之所效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心不齊則而自治疎矣身不莊蒞而所行又簡豈不無乃意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以上註完節義以下找上

問意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居簡之証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太簡之害然則伯子蓋太簡者明點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伏下揄可著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疑可也爲過許而其所言卽上節雍之言之理敬與簡正相反。敬則無一敢慢。簡但事不煩擾。簡可行於民。而不可居於己。敬宜居於己、而不可責之民。二帝三王。南面之治。總是此理。卽議道自己、而薄責於民之意。有默契焉者居敬之言。正是夫子可雍南面之理。太簡之言。正是夫子僅可伯子之理。故夫子然之。此節只一然字。雍之言、則上節是也。○盍各言志章內註但解節義。未及章意故外註宜玩。此章外註通論之旨。已備內註承卽之內。程說卽朱說也。故不詳註。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

曰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怒過皆己也不遷不貳則克己之學所致)之功(謂功效)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註不遷入微)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註不貳入細)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

則不遷。申上在物不在己之意。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此在物不在己之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此在物不在己之喻。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申上有不善。才差失便能知之申上未嘗不知。才知之便更不萌作申上未嘗復行。註怒過切顏子之怒過。註不遷不貳逐層申解曲盡意緒而克己之學躍如矣宜含咀細玩之。

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

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伏請字之由。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伏富字。急，窮迫也。不卜富窮。周者，補不足。急者

不足。補則齊。繼者，續有餘。富已有餘。續又益

其所無。義也。其所有。於義何居。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子臣於君。以思爲宰。思臣於家。非復

師弟之。粟，宰之祿也。註出祿字。所謂天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證矣。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理有所忌止制有所限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上註字義下註節意。以言常祿日常祿則上不得意為增損下亦不容意為取舍。不當辭順註毋字。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是此節與字分註完節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即前註補不足意。此則補出與字之。故不補此則亦若五秉之與矣。○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

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字義是通章之骨。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義不當用則重其財而非吝。義所當用則通其財而非濫。所謂義之與比。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色不純。騂赤色。文不雜。周人尚赤牲用騂。伏用字。騂重。註騂合當代所尚。角角周正。則無疵。正則不陂。中犧牲也。疏其角中犧牲之選。騂與犂宋對。角則更進一層。故曰且。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此上註字義下註章意。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

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點明正意。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倒註章首五字。首四字截斷。是記事。日字以下。是述言。便不涉對子而揚父惡之嫌矣。○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此三字先註出心仁合一之體。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心者仁之宅。心無私欲。則其德安宅於內而爲主矣。故不違。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一日心無欲。則造於仁。或月一至焉一月心無私。則造於仁。能造其域記字字。有其德則仁爲主。造其域則仁爲賓。而不能久也。不違言有其德。至言造其域。三月言其久。至言不能久。兩兩對

勘。字義分毫不爽。○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內註三月言其久。引程註、則言其所以久。四時相接處。三月一變。若元氣、則不變。聖人是也。所謂顏子未達一間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內註解不違、本此。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以安仁之聖、觀說三月不違。此是申說程子過此則聖之意。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內註備矣。有其德、內也。主也。造其域、外也。賓也。使心意勉勉勿忘循循勿助。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所謂化不可爲。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

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爲大夫從政。註三個果有決斷。果則從政不柔懦。達通事理。達則從政不疵

戓藝多才能。藝則從政不迂疎。何有註見前○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註出來歷。便不可宰。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乃齊地也。以上辭字。此下註意。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善爲

句 ○求二
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句。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旣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推擴義圓。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以貧字統括。）如此（如此字詳括三句。）而處之泰然（反映憂字。）不以（指上三句。）害其樂（其樂在三者之外。）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襯其不以字。）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三者是人所不堪之憂。回則不惟不憂。而其樂自如也。是其欲罷不能。別有其樂在。）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樂此則釋老能之。）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即悅字）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即不悅）。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上是分註兩項之實　此二句貼今女之氣）○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內註外註俱重　說字。說即志。力）（即氣。志以帥　氣何有不足）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切求　也退）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切求一　也藝。）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總註儒字見其無異學亦無異稱方隊得註中兩爲字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

小人儒爲人即原註欲得之於己欲見知於人也兩欲字即是兩爲字舉念在獨知之地品分於共學之此爲與無爲全賴明健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

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

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

此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尚屬公家與郈費郕不同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

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三者皆國典、教立政之事。之類。包括上註字。此下、皆旁註句意。不由徑、本面。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映路。之小。欲速。映路。之捷。之意可知。推說。非公事不見邑宰、本面。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之操。猶人之意。不至。不至之。私可見矣。推說。○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註問、義。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此論滅明。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此論子游。愚謂、此朱子申說、楊註之義。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苟照由徑。賤照至室。之羞、申正大之情。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邪照非公。媚照至室。之式。申能知而取。○內註、止就兩宗推說。外註楊氏、則滅明正大之情、子游能知而取、分峙兩翕。實

子復推說法滅明持身之效。法子游取人之功。意有次第。理不重複。名曰集註。總無補贅痕迹。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勞去　辯

孟之反魯之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註中三功字相照。奔敗走也軍後字、伏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將功字、納到後字。爲反語伏案。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對誇功看則不伐意自見。事在哀公十一年。是年孔子自衛反魯。年六十八矣。章意只重不伐。謝註是也。凡以戰事發議者非正旨。○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重拈不伐。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以上立說不伐之效。然不

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此上反說不伐之難。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內註只解本義。至不伐可取處。則以謝註足之。看謝說只痛言伐不伐之得失。自不暇旁雜戰事之功過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佞也。伏有字。朝宋公子有美色。美也。伏有字。上註字。此下註意。言衰世之世。倒串令好諛之佞。悅色之美。好鮀悅朝貼非此不[illegible]難免。押難免以上註完語義。蓋傷之也。補註章意。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此字在何字之下。莫字之上。乃不字。莫由此道耶。怪是註其語氣。而歎之歎是註其語意。之辭。統包兩句

洪氏曰。人之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非君子之質。史掌文書。多聞。多所聞。習事。熟於事。而誠或不足也。非君子之文。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雜者彼此俱有。而適均。均則彼此不偏。而字適字。則融。而無迹。盛德中禮矣。之貌。言單貼末句。學者。謂學君子而用質之人。當損有餘。補不足。反對勝字。此二句是補說彬彬之由。至於成德。先點君子。則不期然而然矣。倒繳彬彬。
○外註重質輕文。章外意也。故不註。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此生字以生理言。本直。以直養而無害、則生理全。而生順死安矣。罔不直也。失其生理。而亦生者。此生字以生活言。幸而免爾。失生理、則宜死而猶生焉。非可生也。幸免於死耳。然即謂之已死亦不可。○宜玩程註曲肖語氣之妙。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道字作脉。知、好、樂皆本道說。四之字即道也。好之者、好此道。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此道。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此句以五穀譬道。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此上以食五穀譬三項境界。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白文兩不如。是向後比。此註兩未至。是倒轉說

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强（自强於知於好於樂。）而不息者與。（不息則知進於好好進於樂。此二句是補說工夫。）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以教人言。）當隨其（指人）高（以上）下（以下）而告語之。（語上不語上當隨。即可不可意。只此一句。已該完節義。）則其言易入（教是以益人。）而無躐等之弊也。（學得以漸進。○此二句是推說教驗。○）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

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註字下分、兩扇註意、專用力字於人道字之所宜。務民之義

字、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敬字、遠字、知者之事也。知見於事。故爲問知者、言能知

之事先心之所急。其事之所難。求仁之事。而後心之所緩。其效之所得。得仁之效。仁者之心也。仁人心也。故爲問仁者、言能仁之心。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倒點樊遲兩問。○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不遠惑也。不知而不信者、能遠又不能敬。不敬能敬

能遠、可謂知矣。內註、重務義。程註、則詳於敬遠。又曰、先難、克己也。難字實據。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喜者、情見於所悅。好者、情懸於所慕。知者、達於事理、曰達、曰事理、已伏動字意、而周流無滯。影水字。含樂。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曰安、曰義理、已伏靜字意、而厚重不遷。影山字。含壽。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知者、仁者、各一提起。知者之樂水、動、樂、已含於達理無滯之內。仁者之樂山、靜、壽、已含乎安理不遷之中。故上一層、

但以故樂順還下兩層。只以體效分點。是則六項意味。皆在知者仁者內包藏矣。近見行文。乃挈動靜以貫上下。此何理也。而囂異炫奇。皆矜為佳搆。意謂非讀註之幽莽也乎。動而不括。故樂。以動串樂。靜而有常。故壽。以靜串壽。○程子曰。非體體者。宰於仁知之中也。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本章分說。程註合說。故列圈外。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提此句見所言是此時之齊魯。齊俗在下不道之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在上不道之政。之餘習。此時亦無霸政。故曰餘習。此段說齊政俗之惡。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美俗尚存。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美政未舉。此段說魯政俗之美。道則先王之道也。此上分註齊字魯字道字。此下則合訂變字至字。言二國之政

…結變而之道兩國皆…齊一變僅至

俗有美也魯惡也齊故其變字而之道宜之道。有難魯。故之道難。

易。魯一變即至道。故之道易。○變字實義即在上文政俗丙齊

變其霸政詐俗則勢弱矣。故僅至定哀時之魯。魯變其政之

廢而俗益漓。則治隆矣。故即至先王時

之道。註中字字皆有憑據。宜實體之。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

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

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

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

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

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謂稜角方峻之形。或曰、酒器。製以酌酒。有止而不過之則。或曰、木簡。裁以書文。有方正不陂之形。皆器之有稜者也。觚、非器也。乃器之稜耳。故上兩說可並用。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〇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此下、推說宜會其意。不必明露。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范註、即程註意。所謂莫不皆然也。然旁說則可。入夫子口中、則慨嘆之意反窄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名勉之、字致中、聘君朱子之婦翁也、故稱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謂仁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從罔救人之仁。而適陷害於已。故有此問、截註問意。說且出然字之疑。逝謂使之告者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井有人之類。末二句推開說。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從井之類。零註下截字義。此下、乃合註可不可之理。蓋身在井上、反照從字。乃可以救井中之人。故可逝。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故不可陷。此理甚明人所易曉。故曰可欺不可罔。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不應、即何爲如此、即然字意。君子明於可不可之理。則必不至爲從井之愚矣。末句是倒繳何爲其然。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註字以下註意。）君子學（致知之學。）欲其博。故於文（醒出於文）無不考。（力行之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醒出以禮。）如此。（雙承。）則可以不背於道。（畔字下落。）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內註上二句分排。末一句總繳。係自文之氣也。程註上二句串說。末一句亦宜串繳。推立言之理也。句勢少變。意旨則同。）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註南子襲歷。）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原子見之之時勢。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
禮。註子見之爲禮。此上俱註首句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
此上註次句。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
於禮不由其道也。禮者先王之制。道者事理之宜。厭棄絕也。以上分註下四句之字以下合註下
四句之意。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
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此是推說子見之全意。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是當下誓辭。而深思以得之也。是思道大德弘
全相。以上是單解此章之誓言。○既是惡人、何必往見、若可往
見何須誓天、故朱子謂此等、是聖人破格事、最難理會、然此章
正面、只在此豈子路所能測哉句、蓋子路剛勇、值此可愕之事
固惡人語理解所不遽入也、故欲其姑信誓辭、以平其氣、氣平而

深思焉。則聖人達禮由道之全德。可悔悟而得之矣。然苟非聖人。則宜以子路爲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庸字是申中字不是對舉。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宜補世教衰民不興行意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貴賤窮達。皆可盡。此仁之理。聖以地言。則造其

極之名也。位無以上。德無以加。乃可展其施仁之事。乎者疑而未定之辭。蓋已引動病字。病
心有所不足也。即視民如傷意。以上註字。以下註意。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
之乎乎字。則字不侫。則急下雖堯舜之聖句。聖字。其心猶猶字有所不足病字於
此也。指施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反照末節近字亦字。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對下節推己及人之恕。仁者之心也。對下節仁之方。於此立則人己俱立。達則人己
皆達。身世一體。彼此無間。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倒纖夫。狀仁仁者。
之體莫切於此。此節是仁之體。下節是仁之方。首節則仁之事也。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此而曉其推己及人之理。此而曉其推己及人之事。兼知行說。方術也。註字以近取諸下註意。身近字取字以己所欲。照上節己之欲立欲達。譬譬之字他人。照上節。兩人字、知其所欲亦猶是也。此是以己譬人、而乃知所欲之同。恕之所以知其理。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此是推以及人、而實盡立達之力。恕之所以履其事。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上節仁之心是自然流行。此節恕之事。是勉強推擴。上節是當下人己一體。此節是漸次推己及人。看註串聯兩節之脉。又判清兩節之界。何等細密。於此謂恕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纔到仁之全體。即孟子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之意也。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

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程註是指示仁體。故前後合成一宗。與內註三層界畫者有別。故不詳註。曰子貢有志於仁。

徒事高遠。節。扣首末知其方。反扣末句。孔子教以於己取之。近取句。此句取譬節

取上節己之欲立欲達而譬之也。故呂註不贅說中節。庶近而可入。入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仁體。是

乃爲仁之方。正繳末句。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回顧首節。○內註三魯逅說呂註括一方

字單重取譬句。而中節仁之體。首節仁之事。皆以方字貫、

之矣。是爲以意制書。不狥其貌者。即文家所謂變格也。

提耳卷之三終

